

兩漢之縣令制度

瞿昭旂

序

凡一種制度之起也，其初必盡美盡善，日久而其弊叢生，以漸趨於潰壞。郡縣之制，漢因之於秦，而益加精密，其良方美意，可爲後世榘則者，不勝枚舉。前人論循良之吏，以西京爲最多，推原其故，蓋以職權專一，地位崇高，易於爲政也，及至桓靈之際，興賣官鬻爵之法，賄賂公行，令長多不得其人。降至三國，尙征伐不務民事；地方官吏以能親戎馬爲急，而忽於生息教訓。且其時令長之略有名望者，辟召無時，在位之時既促，何能有所建樹。以此治國，縱能定亂於一時，然終不能復西京之盛治也。漢初制度之善，既經破壞，欲求恢復，實非易易。由是縣令之權輕位卑，爲人所忽，專以奉行公文塗飾耳目爲事，無所建樹矣。迄於近日，皆知地方行政人才之難得，而不知古代制度之良者，已破壞無餘，縱有少數人才，何得舉全國地方行政而盡理之哉？史書關於漢代地方之行政制度，記載多不能詳，非廣加蒐羅，難窺真相。今悉取班范陳三書中與此有關之

事，排比鈔纂，以類相從，庶供研究吾國古代地方行政制度者之初步資料耳。

第一章 名稱

漢之縣乃因秦制，置令長以治之，令長秦官也。漢縣因其所治之不同，而有國，邑，道諸異名，漢書百官公卿表云：

……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

縣之長官有令有長，乃以其縣之戶口多寡而定。前後漢書記載略有不同，大概萬戶以上爲令，萬戶以下爲長。漢書百官公卿表云。

……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

後漢書百官志云：

……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

雖然，戶口多寡，有時亦不能爲令長分別之一定標準。往往縣戶數百而置令，或縣戶數萬而爲長。亦有縣不足

萬戶，因賜爲公主邑，故改爲令，至主薨而復其故者。

後漢書百官志注云，

……應劭漢官曰：「前書百官表云：『萬戶以上爲令，萬戶以下爲長。』三邊始孝武皇帝所開，縣戶數百而或爲令。荊陽江南七郡，唯有臨湘南昌吳三令爾。及南陽穰中，土沃民稠，四五萬戶而爲長。桓帝時，以江南陽安爲女公主邑，改號爲令，主薨後復其故」。

第二章 縣令之職守

縣令之職守，兩漢書之百官表志中，皆未加以說明，僅後漢書注中略有記載，茲引之於下：

本注曰：「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

吾人又可由兩漢書三國志之列傳中，考得縣令之職權。

此時縣令雖官秩卑微，然有生殺之權，如下列數端。

……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漢書

卷六十五陳萬年傳）

……瑯琊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

（後漢書四十一劉盆子傳）

可見當時縣令之以喜憎爲殺戮之標準，而不尊重法律。

然有縣令之初到任，對地方之士豪猾吏之不守法者，亦

常施以刑戮，藉以厲風俗而寒豪猾之膽，如：

……茂陵守令尹公新視事，滲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豪家，欲示衆厲俗。……（漢書九十二原涉傳）

……拜陽平令。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爲所在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譙飲，極歡。有頃手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後漢書卷一〇七李章傳）

……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警猾吏，志除豪賊，且與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後漢書卷一〇七周紆傳）

……膠東多賊寇，復令脩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虛，宗彊自爲營壘，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內，斬虛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其餘，於是寇稍止。……（三國志魏志卷十一王脩傳）

……爲期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嚴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感恩並著。……（三國志魏志卷二十三趙儼傳）

……守郟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奸，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衆數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三國志吳志卷十五賀齊傳）

漢時縣令因出身高，頗重氣節，不畏權勢，不阿附上司，而自行其意，如：

……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

以時調，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

（漢書卷七十四魏相傳）

……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涑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裁第六，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

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且，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數百人，拜謁車下。……（漢書卷七十八蕭育傳）

……遷園令。……時他郡盜賊徒五人來，入園界，吏捕得之。

陳留太守馬嚴疾惡，風縣殺之。褒勅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阜陶不爲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遂不爲殺。嚴奏褒稟弱，免官歸。……（後漢書卷六十五曹褒傳）

……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後漢書卷八十一龐參傳）

……稍遷繁陽令。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搗督郵，欲令逐球。……（後漢書卷八十六陳球傳）

……陶謙爲舒令，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交友，而謙耻爲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爲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後漢書一〇三陶謙傳注）

……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三國志吳志卷四賀繇傳）

漢時縣令對當地之惡風陋俗，常以德化之。對百姓之疾困，亦常撫卹之，如：

……遷園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漢書卷六十五曹褒傳）

……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遊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後漢書卷八十六种拂傳）

……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後漢書卷一〇六劉矩傳）

……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輕剽，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以後稍豐給，無不舉瞻。……（三國志魏志卷十六鄧渾傳）

……以爲牛鄆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險僭，爲之軌制，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三國志蜀志卷九董和傳）

……除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親行醫藥，殮粥相繼，士民感戴之。……（三國志吳志卷十一朱桓傳）

漢時縣令有守城討寇之責，此等事惟喪亂之世始有之。如：

……爲信都令，與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

（後漢書卷五十一萬脩傳）

……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屬吏民拒城堅守。……（三國

志魏志卷十四程昱傳）

……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昱堅守。……

（三國志魏志卷十五賈逵傳）

……以爲西部郡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歛民保城

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庾空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

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三國志魏志卷

廿三杜襲傳）

……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瓚將王門叛瓚，爲袁紹將萬人來

攻，衆懼欲降。……（三國志魏志卷廿六田豫傳）

……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

盡，因與敵交通謀爲內應。……（三國志吳志卷十一朱治傳）

……後領宛陽令，討破丹陽賊。……（三國志吳志卷十一呂範

傳）

漢時縣令之有材幹者，長官得使之兼領數縣，甚至郡守

之事，亦兼而理之。如：

……初元中遷執令，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漢書王尊

傳）

……爲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

縣。……（後漢書卷六十八，滕撫傳）

……劉表以爲臨沮長。……先主定江南，使朗督枳歸，夷道，

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三國志蜀志向朗傳）

漢縣令若遇國家有事，急需車馬，須從民間徵購，若不
備，有重責。如：

……匈奴渾邪王帥衆來降，漢發車三萬乘，縣官亡錢，從民買

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漢書卷五十

汲黯傳）

漢律對官吏之貪污者，法至重，臧至十金，即罰重罪

（見漢書薛宣傳師古注）。然貪污者，初不因法峻而斂迹，

故有漢一代，縣令之受刑去職者，數見不鮮。如：

……稍遷爲被陽令。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

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過

被陽，欲斬訴。……（漢書卷六十六王詡傳）

……爲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污，輕野王外戚年少，

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趙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

捕並，不首吏，都格殺，並家上疏陳冤事，下廷尉，都詣吏自

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漢書卷七十九野王傳）

……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

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

宣，設酒飯與相對接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

湛有致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

條言君如牒，或譏以爲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

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

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意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

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

獨移書顯責之。……（漢書卷八十三薛宣傳）

當時縣令尙有因事受髡刑者，亦可見其法之嚴矣。三國

志魏志卷廿八王凌傳注云：

……爲發千長，魏略曰，「凌爲長，遇事髡刑，五歲當道掃除」。

其時官吏之貪汚者，每假罰金爲聚斂之法。後漢書卷八

十八虞詡傳云：

……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譴罰者，輸贖號爲義錢，託爲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

光武中興，當兵亂之後，百官離散，往往有官而無人，置太守令長，而令其招還流民，此爲縣令職守之特殊情形也。日知錄云：

……光武中興，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郵塞破壞，亭燧絕滅，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流民。……

第三章 權限系統

漢因秦制，分天下爲郡縣，縣有令，郡有守，皆秦官也。而秦有監御史監諸郡，漢初無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且非常官。武帝時始設刺史（或名牧），使監察州郡焉。漢書百官表云：

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

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元壽二年復爲牧。……

刺史之職責，爲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及報告中央。後漢書百官志云：

……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

漢武帝遣刺史刺察州郡，問事以六條爲限，其六條曰：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倍公向私，旁詬牟利，侵漁百姓。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削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倚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見漢書百官表顏師古注）日知錄卷九云：

漢時部刺史之職，不過以六條察郡國而已，不當與守令事。（原注：三國志司馬宣王報夏侯太初書曰：「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故朱博爲冀州刺史，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自詣郡。鮑宣爲

豫州牧，以聽所察過詔條，被劾。而薛宣上疏，言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皆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翟方進傳言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自刺史之職下侵，而守令始不可為，天下之事猶治絲而棼之矣。

漢刺史秩才六百石，尚不及一大縣縣令，蓋用其秩卑而治高，法至善也。迨至西漢末年，刺史位卑，漸不能鎮懾所治，故改名牧，增秩二千石，權亦遂重。然州刺史之權秩既增，於是弱者不思進取，強者專權裂土，反失其初意矣。日知錄卷九云：

漢武帝遣刺史，周行郡國。……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小大相制，內外相維之意也；本自秦時遣御史出臨諸郡。史記言秦始皇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蓋罷侯置守之初，而已設此制矣。成帝末，翟方進何武乃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而朱博以漢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州牧秩其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軌不勝，於是罷州牧，復置刺史。（原注漢書劉向傳：「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刺史威輕，建議改爲牧伯，請選重臣以居其任，從之。」州任之重自此而始。）劉昭之論，以爲刺監糾非法，不過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鎮，秩裁六百，未生陵犯之憂，成帝改牧，其萌始大。合二者之言觀之，則州牧之設，中材僅循資自全，強者自專權裂土，然後知刺史六條爲百代不易之良法。……

至三國時，制度便壞，刺史因位尊秩高，但多因循，鮮能建樹。三國志魏志卷三賈逵傳云：

……逵曰：「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材，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

州之下爲郡，郡置守，漢書百官表云：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一人。邊郡又有長史，掌軍馬。……（此點與後漢書百官志略有不同，云：「……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

郡守職責，在兩漢書百官表志中，皆未說明，唯後漢書百官志注中，略有記載，大致均與縣令相同。其注云：

凡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並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典兵禁，備盜賊。……

漢初因秦制，郡縣相統率，州刺史直至武帝時始立爲常官；且秩甚卑，僅司監察而已。後刺史權漸重，直奪郡守而代之；東漢爲尤甚。故有主張廢郡守，而直接以州統縣。三國志魏志卷九夏侯玄傳云：

……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桑，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己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擊頓，民之困弊，皆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並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効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逕達，事不擁隔，官無流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盜賊。……

……漢書百官公卿表。……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
……邊縣有障塞尉。（劉注曰：「掌禁着夷犯塞。」）

……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後漢書百官志。

……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後漢書百官志劉注。

……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

……後漢書百官志注引風俗通

漢律亭長不得受民餽遺，蓋防其擾民也。後漢書卷五十

五卓茂傳云：

……遷密令。……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吏何故禁之？」……

然仍有亭長倚勢欺壓平民者。後漢書卷五十五魯恭傳

云：

……拜中牟令，……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涕泣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

縣令雖爲親民之官，而其影響於民，或尙不如一嗇夫之深，鄉官之重要，可想見矣。日知錄卷八云：

漢時嗇夫之卑，猶以自舉其職，故爰延爲外黃鄉嗇夫，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聞郡縣（見後漢書卷七十八爰延傳）。而朱邑自舒桐鄉嗇夫，官至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

……」

漢世對於三老，頗為重視，而三老亦頗能各舉其職。日知錄卷八云：

漢世於三老，命之以秩，頒之以祿，而文帝之詔，俾之各率其意，以道民當，曰「爲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人所以禮之甚優，是以人知自好，而賢才亦往往出於其間。新城三老，遮說漢王爲義帝發喪，而遂以收天下。靈關三老茂，上書明戾太子之寃。史册炳然，爲萬世所稱道。……

第四章 縣令之品秩俸祿及機關組織

漢縣令之俸祿，係以縣邑大小而爲等差，約以千石至二百石之間。漢書百官公卿表云：

……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

後漢書百官志云：

……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六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

縣令屬下有丞尉，以爲輔佐，是爲長吏。丞署文書，尉主盜賊。丞縣各一人，尉則視其縣之大小，一人至二人。丞尉以下，尙有斗食佐史，是爲少吏。漢書百官公卿表云：

……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者，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

後漢書百官志云：

……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各署諸曹掾史。……

劉注曰：「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姦究，以起端緒」。

雖前言縣各有丞一人，然有特別大縣，丞亦有多至三人者。後漢書百官志云：

漢官曰：「雒陽令秩千石，丞三人。……」

第五章 縣令之出身與遷轉

欲明瞭漢代之縣令制度，非先研究其出身與遷轉不可。茲將班固陳三書列傳中之縣令出身及遷轉，分類列舉如下：

第一節 縣令之出身

綜觀漢縣令之出身，可分爲以下七類：（一）由中央官吏爲令者；（二）由州郡縣吏爲令者；（三）由州郡高級武職爲令者；（四）由薦舉爲令者；（五）由左轉爲令者；（六）特殊情形者；（七）出身不詳者。（一）由中央官吏爲令者。

汲黯……黯為謁者，……遷為滎陽令。

朱雲……由是為博士，遷杜陵令，……為槐里令。

平當……當少為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為順陽長。……

趙廣漢……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

何並……為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為長陵令。……

朱博……為大將軍王鳳幕府，……舉博櫟陽令。……

以上皆見漢書本傳。

卓茂……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

杜林……除子喬為郎，……以喬為丹水長。……

魯丕……除為議郎，遷新野令。……

蘇章……為議郎，……出為武原令。……

杜詩……為侍御史，……拜成臯令。……

虞延……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光武二十年東巡，……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令。……

度尚……拜郎中，除上虞長，遷文安令。……

周磐……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

法雄……辟太傅張禹府，舉雄高第，除平氏長，……

……遷宛陵令。……

鐘離意……辟大司徒侯霸府，……後除瑕丘令，……遷堂邑令。……

周榮……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自鄆令擢為尚書令。……

崔駰……竇憲辟駰為掾，……為主簿，……因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

種暉拂子……為司隸從事，拜宛令。……

楊賜……辟大將軍梁冀府，……出除陳倉令。……

虞詡……辟太尉李脩府，……乃以詡為朝歌長，……遷懷令。……

韓韶……辟司徒府，……以韶為贏長。……

孔昱……拜議郎，補洛陽令。……

衛颯……除侍御史，襄城令。……

童恢……辟公府，除不其令。……

李章……光武定河北，召章置東曹屬，……拜陽平令。

周紆……少為廷尉史，補南行唐長，遷博平令。……

陽球……補尚書侍郎，出為高唐令。……

雷義 ……拜侍御史，除南頓令。……

以上皆見後漢書本傳。

董卓 ……拜郎中，……遷廣武令。……

臧洪 ……舉孝廉為郎，……洪補即丘長。……

袁渙 ……遷侍御史，除譙令。……

何夔 ……太祖辟為司空掾，……出為城父令。……

邢顛 ……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

荀彧 ……拜守宮令，……求出補吏，除元父令。……

鍾繇 ……除尚書郎，陽陵令。……

華歆 ……為尚書郎，……歆求出為下邳令。……

王朗 ……拜郎中，除菑丘長。……

程昱 ……太祖臨兗州，辟昱，……以昱守壽張令。……

司馬朗 ……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成臯令，……為

堂陽長，……遷元城令。……

鄭渾 ……太祖召為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

陳羣 ……太祖辟羣為司空西曹掾屬，……除蕭贊長

平令。……

衛顛 ……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茂陵令。……

陳矯 ……太祖辟矯為司空掾屬，除相令。……

徐宣 ……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東昏發干令。……

王觀 ……太祖召為丞相文學掾，出為高唐陽泉鄆任

令。……

田豫 ……太祖召豫為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

……

滿寵 ……太祖辟為從事，及為大將軍，辟署西曹

屬，為許令。……

諸葛誕 ……初以尚書郎，為滎陽令。……

以上皆見三國志魏志本傳

劉焉 ……辟司徒府，歷雒陽令。……

呂乂 ……為典曹都尉，又遷新都綿竹令。……

郤正 ……遷郎至令。……

以上見三國志蜀志本傳

劉繇 ……為郎中，除下邑長。……

步騭 ……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除海鹽

長。……

黃蓋 ……董卓拜蓋別部司馬，……長石城。……

周泰 ……署別部司馬，補春穀長，復補宜春長。……

朱桓……孫權爲將軍，桓給事幕府，除餘姚長。……

吾粲……孫權爲車騎將軍，召爲主簿，出爲山陰令。……

令。……

呂岱……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補餘姚長。……

……

虞翻……翻既歸策，復命爲功曹，……出爲富春長。……

長。……

潘濬……劉表辟爲部江夏從事，……復爲湘鄉令。……

……

胡綜……權以綜爲金曹從事，……拜鄂長。……

韋曜……從丞相掾除西安令。……

以上皆見三國志吳志本傳

(二)由州郡縣吏爲令者

王訢……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爲被陽令。……

陳萬年……爲郡吏察舉，至縣令。……

尹賞……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

以上皆見漢書本傳，

馬成……少爲縣吏，……以成爲安集掾郊令。……

張堪……帝嘗召見諸郡計吏，……蜀郡計掾樊顯，

……拜顯爲魚復長。……

滕撫……初仕州郡，稍遷爲涿令。……

張况……况爲郡吏，謁見光武，……以爲元氏令。……

……

虞延……京兆尹閻興以爲主簿，以爲扶夷長。……

劉平……王莽時爲郡吏，守落丘長。……

陳寔……太守高倫署爲文學掾，……補聞喜長，……

……除太丘長。……

黃昌……仕郡爲決曹，拜宛令。……

以上皆見後漢書本傳，

司馬芝……芝以郡主簿爲兵，遷廣平令。……

王脩……孔融召以爲主簿，守高密令。……

杜畿……爲郡功曹，守鄭縣令。……

賈逵……初爲郡吏，守絳邑長。……

胡質……仕州郡，太祖即召質爲頓丘令。……

龐涪……初以涼州從事別駕，守破羌長。……

閻溫……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

劉備……爲高唐尉，遷爲令。……

龐統……統以從事守耒陽令。……

黃權 ……少為郡吏，……為廣漢長。……

蔣琬 ……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

鄧芝 ……芝為郫郡閣督，……擢為郫令。……

蔣欽 ……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

賀齊 ……少為郡吏，守剡長。……

以上皆見三國志本傳。

(三)由高級武職為令者

曹操 ……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

倉慈 ……以慈為綏集都尉，……為長安令。……

以上皆見三國志魏志。

(四)由薦舉為令者

貢禹 ……舉賢良為河南令。……

龔勝 ……州舉茂才，為重泉令。……

魏相 ……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為茂陵令。……

劉輔 ……舉孝廉為襄贛令。……

薛宣 ……幽州刺史舉茂材，為宛勾令，大將軍王鳳

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

以上皆見漢書本傳。

牟融 ……以司徒茂材為豐令。……

魯恭 ……太傅趙熹聞而辟之，……熹後舉恭，待詔

公車，拜中牟令。……

郎顛 ……(父宗)安帝時徵之，對策為諸儒表，復拜

吳令。……

王堂 ……舉光祿茂才，遷穀城令。……

賈琮 ……舉孝廉，再遷為京兆令 (原注：劉攽謂多「

兆」字，是河南京縣。)

張霸 ……(子楷)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

桓鸞 ……太守乃舉鸞孝廉，遷為膠東令。……

陸康 ……舉茂才，除高成令。……

段熲 ……舉孝廉，為憲陵園丞，陽陵令。……

袁安 ……舉孝廉，除陰平長，任城令。……

李雲 ……初舉孝廉，再遷白馬令。……

周舉 ……後舉茂才，為平丘令。……

蓋勳 ……舉孝廉，為漢陽長。……

劉祐 ……初察孝廉，除任城令。……

宗慈 ……舉孝廉，……後為脩武令。

巴肅 ……初察孝廉，歷慎令，貝丘長。……

賈彪 ……舉孝廉，補新息長。……

王渙 ……州舉茂才，除温令。……

孟嘗 ……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

劉寵 ……舉孝廉，除東平陵令。……

以上皆見後漢書本傳。

陶謙 ……舉茂才，除廬令。……

董昭 ……舉孝廉，除廩陶長，柏人令。……

張既 ……舉茂才，新豐令。……

温恢 ……舉孝廉，為廩丘長。……

常林 ……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凌王象

荀緯，太祖皆以為縣長，林宰南和。……

陳羣 ……舉茂才，除柘令。……

王凌 ……凌舉孝廉，為發干長。……

楊俊 ……舉茂才，安陵令。……

張裔 ……舉孝廉，為魚復長。……

馬忠 ……舉孝廉，除漢昌長。……

張翼 ……舉孝廉，為江陽長，徙涪陵令。……

士燮 ……舉茂才，除巫令。……

顧雍 ……州郡表薦，弱冠為合肥長。……

周紡 ……舉孝廉，為寧國長。……

闕澤 ……察孝廉，除錢唐長，遷郟令。……

以上皆見三國志本傳。

(五)由左轉為令者

申屠剛 ……遷尚書令，……以數切諫失旨，數年出

為平陰令。……

鄧暉 ……再遷長沙太守，……後坐事左轉芒長。……

鄭興 ……使監征南積弩營，……坐事左轉蓮勺令。

周榮 ……出為潁川太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

忠，左轉共令。……

任延 ……拜會稽都尉，……以病稽留，左轉睢陽

令。……

董宣 ……累遷北海相，以多殺人，左轉宜懷令。……

(六)特殊情形者

卜式 ……式數輸財，……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

拜式緱氏令。

見漢書卜式傳。

馮魴 ……為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建武

二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召，拜虞令，……

遷郟令。……

鄭弘 ……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太守焦贛，…

…贛被收。…諸生故人懼相連，…弘獨詣

闕上章，為贛訟罪。…由是顯名，拜為驩

令。

虞詡 ……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

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

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

長。…

鮑昱 ……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太守戴涉聞是

鮑永子有智略，乃就謁請守高都長。…為泚

陽令。

以上皆見後漢書本傳。

郤正 ……後主東遷洛陽，…正捨妻子，單身隨

侍。…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

見三國志蜀志本傳。

孫權 ……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為陽羨長。

…

朱然 ……嘗與權同學，權統事，以為餘姚長。…

以上見三國志吳志本傳。

(七) 出身不詳者。

馮魴 ……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拜虞令。…

後漢書本傳，

李典 ……典從父乾，…初平中，以乘隨太祖破黃

巾於壽張。…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擊蘭

封。…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

整卒，典徙潁陰令。…

見三國志魏志

董和 ……劉璋以為牛鞞江原長，成都令。…

李嚴 ……璋以為成都令。…

王連 ……劉璋時為梓潼令。…

向朗 ……劉表以為臨沮長。…

費詩 ……劉璋時為綿竹令。…

以上皆見三國志蜀志本傳，

濮陽興 ……孫權時除上虞令。…

三國志吳志本傳

第二節 縣令之遷轉

縣令之遷轉，可分為遷為中央官吏，及遷為地方官吏二類，茲列舉之如下：

(一)遷爲中央官吏者。

汲黯……遷爲滎陽令，黯耻爲令，稱疾歸田里，上聞，乃召爲中大夫。

見漢書本傳

平當……爲順陽長，桐邑令。……遷丞相司直。

貢禹……爲河南令，……後去官，……徵禹爲諫大夫。

龔勝……爲重泉令，病去官，……哀帝徵爲諫大夫。

劉輔……爲襄贛令，……上美其材，擢爲諫大夫。

薛宣……爲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

王訢……爲被陽令，……徵爲右輔都尉，守右扶風。

牟融……爲豐令，……入代鮑昱，爲司隸校尉。

鐘離意……遷堂邑令，……顯宗即位，徵爲尚書。

周榮……自鄆令，擢爲尚書令。

卓茂……遷密令，……遷茂爲京部丞。

魯恭……拜中牟令，……遭母喪去官，復拜侍御史。

陳球……遷繁陽令，……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

宗慈……爲脩武令，……棄官去，徵拜議郎。

种暉（子拂）……拜宛令，……累遷光祿大夫。……巴肅……歷慎令、丘長，……辟公府，稍遷拜議郎。

王渙……除温令，徵拜侍御史。

鮑昱……爲此陽令，……拜司隸校尉。……桓鸞……後爲己吾、汲二縣令，……復徵辟拜議郎。

以上皆見後漢書本傳。

邢顒……除行唐令，入爲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

鍾繇……除陽陵令，以疾去，辟三府爲廷尉。

司馬朗……遷元城令，入爲丞相主簿。

梁習 ……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還為西曹令史。……

鄭渾 ……遷下蔡長邵陵令，……辟為丞相掾屬。……

張既 ……除新豐令，……以既為議郎，參錄軍事。……

溫恢 ……為廩丘長，鄆陵廣川令，入為丞相主簿。……

陳羣 ……除蕭贊長平令，……後以司空掾舉高第，為治書侍御史。……

曹操 ……遷頓丘令，徵拜議郎。……

司馬芝 ……遷廣平令，……遷大理正。……

胡質 ……為頓丘令，……入為丞相東曹議令史。……

賈逵 ……除灑池令，……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為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

衛顛 ……除茂陵令，尚書郎。……

陳矯 ……除相令征南長史。……

王觀 ……出為高唐陽泉鄆任令，……入為尚書郎。……

諸葛誕 ……為滎陽令，入為吏部郎。……

李典 ……典徙潁陰令，為中郎將整軍。……

趙儼 ……以儼為朗陵長，……入為司空掾屬主簿。……

以上皆見三國志魏志本傳

李嚴 ……璋以為成都令，……署嚴為護軍。……

馬忠 ……除漢昌長，……丞相開府，以忠為門下督。……

黃權 ……出權為廣漢長，……先主假權偏將軍。……

蔣琬 ……為什邳令，……先主為漢中王，琬入為尚書郎。……

費詩 ……劉璋時為綿竹令，……以詩為督軍從事。……

以上皆見三國志蜀志本傳。

濮陽興 ……除上虞令，稍遷至尚書左曹。……

孫權 ……為陽羨長，……行奉義校尉。……

步騭 ……除海鹽長，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

朱桓 ……除餘姚長，遷盪寇校尉。……

吾粲 ……出為山陰令，還為參軍校尉。……

呂岱 ……出補餘姚長，……以岱為督軍校尉。……

闕澤 ……遷郴令，孫權為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

……

虞翻 ……出爲富春長，……漢召爲侍御史，曹公爲

司空，辟皆不就，……權以爲騎都尉。……

胡綜 ……拜鄂長，……召綜還爲書部。……

韋曜 ……除西安令，還爲尙書郎。……

以上皆見三國志吳志本傳

(二)遷爲地方官吏者。

趙廣漢 ……爲陽翟令，……遷京輔都尉，守京兆

尹。……

卜式 ……遷成臯令，……拜爲齊王太傅轉爲相。……

何並 ……爲長陵令，……遷並隴西太守。……

朱博 ……以高第入爲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

史。……

以上皆見漢書本傳。

魏相 ……爲茂陵令，後遷河南太守。……

陳萬年 ……至縣令，遷廣陵太守。……

王吉 ……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

王尊 ……遷統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

以高第擢爲安定太守。……

尹賞 ……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以賞爲江

夏太守。……

魯恭 ……遷新野令，……擢拜青州刺史。……

虞延 ……遷洛陽令，……遷南陽太守。……

法雄 ……遷宛陵令，……黃巾亂起，乃徵雄爲青州

刺史。……

滕撫 ……爲涿令，……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爲

九江都尉。……

張禹 ……以爲元氏令，遷涿郡太守。……

袁安 ……除陰平長，任氏令，……拜楚郡太守。……

第五訪 ……補新都令，遷張掖太守。……

黃昌 ……拜宛令，遷蜀郡太守。……

王堂 ……遷穀城令，……拜巴郡太守。……

賈琮 ……爲京兆令，……有司舉爲交趾刺史。……

馮魴 ……遷邾令，……遷魏郡太守。……

鄭弘 ……拜爲騎令，……遷淮陰太守。……

段熲 ……爲陽陵令，……遷遼東屬國都尉。……

劉祐 ……除任城令，……遷揚州刺史。……

以上皆見後漢書本傳。

陶謙 ……除廬令，遷幽州刺史。……

董昭 ……除廩陶長，柏人令，袁紹以為參軍。……

王脩 ……守膠東令，……袁譚在青州。辟脩為治中

從事別駕。……

杜畿 ……守鄭縣令，舉孝廉，除漢中府丞。……

賈逵 ……以逵為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

倉慈 ……為長安令，……遷燉煌太守。……

滿寵 ……為許令，……以寵為汝南太守。……

公孫瓚 ……遷為涿令，……幽州賊起，……假瓚都

督行事，……遷騎都尉。……

徐宣 ……除東昏發干令，遷齊郡太守。……

常林 ……林宰南和，……超遷博陵太守。……

田豫 ……除潁陰朗陵令，遷弋陽太守。……

楊俊 ……舉茂才安陵令，遷安陽太守。……

崔林 ……除鄆長，……於是擢為冀州主簿。……

董和 ……為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轉和為巴東屬

國都尉。……

張裔 ……劉璋時為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

馬。……

向朗 ……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以

朗為巴西太守。……

劉焉 ……歷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

呂人 ……遷新都縣竹令。遷巴西太守。……

郤正 ……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

張翼 ……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

龐統 ……守未陽令，……以為治中從事。……

鄧芝 ……擢為鄆令，遷為廣漢太守。……

以上皆見三國志蜀志本傳。

朱然 ……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奇其

能，分丹陽為臨川郡，然為太守。……

黃蓋 ……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遷丹

陽都尉。……

周泰 ……後補宜春長，拜泰漢中太守。……

朱桓 ……除餘姚長，遷盩厔校尉，……

士燮 ……除巫令，遷交阯太守，……

顧雍 ……為合肥長，轉在婁曲阿上虞，……孫權領

周魴……爲寧國長，……遷丹陽西部都尉，……

蔣欽……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

賀齊……以齊爲永寧長，……齊又代韓晏領都尉

事，……

潘濬……後爲湘鄉令……劉備以濬爲治中從事，

……

以上皆見三國志吳志本傳：

又前漢時，每對地方官吏之有治績者，輒就其位增秩賜

爵，而暫不與升遷，漢書卷八宣帝紀云：

三年春三月詔曰，……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

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

四年……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卷七十五京房傳云：

……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壽字贛，贛貧賤好學，……爲郡史

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

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

任，卒於小黃。……

第六章 當時人之意見

西漢地方官制度，至東漢已漸敗壞，識者憂之，上

疏匡陳改善之法者甚衆，而朝廷鮮能用其言。吾人可由當時人之意見中，看出當時此種制度，所發生之弊病，茲列舉之如下：

東漢時，地方官吏，任期太短，黜免太速，令長屢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故上疏言此事者亦最多，如：

……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有生人，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治何能悉理，議論之徒，豈不喧嘩？蓋以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問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聘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譴，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願陛下留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事者，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曰，……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保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遷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而

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尙書之平，決於百里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邀時利。故有罪心不厭服，無咎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遺後王也，……（後漢書卷三十二朱浮傳。）

……至於宣帝興於仄陋。綜數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相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以爲吏敷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襲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茲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幸爲威風，聚斂整辨爲賢能，以理已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補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與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治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幽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

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省，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僞，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宜覽擯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後漢書卷九十一左雄傳）

……視陳略五事，……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三國志魏志卷廿七王昶傳，）

地方中擾民最甚者，莫過於蠹吏，假公濟私，擅作威福，故左雄主張鄉官部吏，概以儒生清白者任之，

（見前）亦有主張罷省之者，三國志吳志卷七步騭傳云；

……因上疏獎勵曰，……若令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爲民害，愚以爲一切可罷省。……

三國時各務征伐，地方官但取其能知兵，遂多忽於民事，故有主張守令之外，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

三國志魏志卷十六杜恕傳云：

……上疏曰：……州郡牧守，共忽恤民之術，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

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

結論

綜觀以上諸章，吾人可知漢代縣令，特點有五。

(一)職權統一——一縣之中，以令爲主，軍事財政民權集中一人，無掣肘之弊。

(二)佐官衆多——漢縣令以下，有丞尉掌文書軍事；除此種佐吏之外，尚有鄉官如三老，有秩，亭長，游徼，里魁，障塞尉，鄉佐多人。縣令之政令，得達於地方最低級機關，上下相通，事不壅隔。

(三)任期長久——漢對於地方官吏，多假以時日，蓋以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則以蠶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而暫緩其升遷。

(四)出身高尙——漢時令長出身有自州郡之賢才，由薦舉爲之，有自中央高級官吏爲之，有自州郡縣吏之有奇才異能者爲之，品望既高，人知自愛，而威重亦增。

(五)遷轉優厚——當時縣令升遷優厚，可超擢至九

卿，非如後世一爲牧令，沈淪終身，故人懷自勵。

反觀今日，則縣長有虛名，而少實權，僅能奉行命令，而實際不能有所興作。自隋文帝廢鄉官之後，上下之情尤爲扞格，猶諸人患痿痺，心有所使，而手足莫能動也。今之縣長，人人懷五日京兆之心，朝不保夕，不能有所建樹。又其出身較之後漢尤濫，厮養走卒，忝膺民社者比比皆然，行政之清明，焉可得哉！

政治良否首在制度，有良好之制度，則優秀人才自出；反之，無良好之制度，雖有少數優秀人才，無能爲也。漢初制度，其可爲後世法乎？

第一種 黃山遊記

李書華著 定價二角

著者於民國廿四年四月自杭往遊黃山，歷時七日，遊程自杭州而徽州而黃山而屯溪而休寧而白嶽，復歸杭州。不獨於黃山之風景記載詳明，對於交通路線亦有詳確之指示。

第二種 兩粵記遊

謝剛主著 定價二角

著者於廿四年參與南寧六個學術團體會議，七月廿四日自平起行，九月八日回平，對於廣州梧州南寧柳州陽朔桂林等地均有詳細之記載。餘如平滬京滬道中亦皆有詳細之記錄。

經售處：北平景山東街景山書社
上海及各處中國旅行社

史地新書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經營西域史 會問吾著 一册二元五角

本書分上下三編。上編述自漢至明之經營西域，中編述清初之經營西域，下編述民國以來之新經營西域。對於歷朝何如經營西域？經營之策略如何？得失成敗如何？結果及影響如何？均有精詳之探討，詳明之敘述，真確之判斷，明顯之答案。下編史料，採自公牘，最近發行之報章雜誌及譯自回文刊物。均未經他書引用者，尤足珍視。凡研究中國史地者，以研究邊疆問題者，及從事於邊疆工作者，均宜人手一編，以供參考。

中古及近代文化史 (漢譯世) 二册二元

M. C. Seignobos 著 陳建民譯

本書起自日耳曼人侵入羅馬，迄於十七世紀，緊接原著者所作之「古代文化史」(本館譯本已於去年出版)於當時拜占庭及德法英各國文化特徵，皆分別說明，其他影響一般文化之重要文物制度，如中世紀之教會，城市，封建制度，近代之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等，亦詳叙其始末。

現代文化史 上册 (中山文化教育館) 一册二元

E. Friedell 著 C. F. Atkinson 英譯 王孝魚重譯

是書以哲學的眼光，將歐洲最近六百年來，由黑死病起至世界大戰止，文化之演變，作一綜合的敘述與闡明。不特重大之哲學，科學與藝術宗教，皆可以得一貫之了解，即日常之生活狀況，衣食住行等極普通瑣碎之形態，亦可以揭發其內含的深義，與時代精神相適應。書共五卷，分訂三册。上册為第一卷，敘述文藝復興與宗教革命，由黑死病起，至三十年戰爭止。

金文世族譜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 吳其昌撰 二册

是書根據海內外著錄金文之書八十餘種，銅器七千餘器之銘文上所記載之姓，氏，名，系，職，爵，等，精密搜集，仔細剖析，分類綜合，以考我中華民族種姓之根源，而得一正確詳細之系統。自「世本」以後，以至清顧棟高「春秋爵姓表」，「世系表」，「陳厚耀」春秋世族譜，本譜皆可予以補充，修正，與之相輔而行，而為之先導與根據，實開中國民族學上的新紀元。

太平天國叢書 第一集 蕭一山編 十册四元五角

本書搜集太平天國欽定頒行之書凡二十三部，其中二十部均在旨准頒行詔書總目內，其餘三部，皆未見於詔書總目，而為太平天國末年所刊布者。全書除最近揚州發現之一欽定英傑歸真一種外，均係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所藏，為外間不易多得之史料，研究太平天國史事者，允宜人手一編。

中國青銅器時代考 (小叢書) 一册五分

梅原末治著 胡厚宣譯 書分十章：(一)緒言，(二)銅器之時代，(三)銅器之產生，(四)銅器之性質，(五)銅器之學分析所見之銅器，(六)銅器與銅器之關係，(七)由化學分析所見之銅器，(八)中國之青銅器時代，(九)由化學分析所見之銅器，(十)中國之青銅器時代。為著者十餘年來精力會萃研究所得之結果。其於自來學者對於青銅器時代等觀念之錯誤，皆一一辯正；對於中國銅器形制紋飾之特殊色彩，皆明為指出；對於銅器形制紋飾之研究，皆一一詳為說明，隨文又提供甚多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極重要之問題，而示以研究之正當途徑。

西南亞細亞文化史 (小叢書) 一册四角

中原興茂九郎 彬勇著 楊鍊譯 西南亞細亞在地理上包括伊蘭高原，亞美尼亞高地，小亞細亞山岳地帶，底格里斯河幼發拉的兩河平原，及敘利亞，巴勒斯坦地方阿刺伯沙漠地等它的文化的歷史，假如從歷史的黎明期計算起，下至西元七八世紀，足足有五千年的長時期。在這一百數十頁的小冊內，我們可以看出牠的民族的文化活動的輪廓。

印度古代文化 (小叢書) 楊鍊譯 一册八角

印度為世界古國之一，其古代文化之發達，為世界各國所公認。本書首叙印度的人文地理，印度在古代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印度文化史的區分，文化的真相，學藝的發達，次即分述三十二個中最重要的四種吠陀，四種吠陀文化的發達，次即分述三種之見。於此數章中，即可窺見印度古代文化之如何優越矣。

征途訪古述記 (小叢書) 滕固著 一册三角

本書為著者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之委託，作二次長途旅行之筆記，歷經陝西兩省及大同雲崗。作者以犀利之筆鋒，描述目見之古物古蹟，窮源竟委，娓娓動人。而對於洛陽白馬寺，龍門石窟，安陽寶山石窟，渭水古陵墓，西安寺塔，敘述尤詳。於徵文考獻之外，復重藝術形式，為本書之特色。

近世中西史日對照表 (國立編譯館出版) 一册七元

鄭鶴聲編 本書將近四百餘年來史日排格對照，並列甲子、節氣、星期等項，極便檢閱。為讀史者不可不備之參考材料。

魏咸熙中開建五等考

陶元珍

漢魏之際，復古思想極盛：有主復井田者，有主復肉刑者，有主復五等者。井田肉刑卒不可復，而開建五等則於魏末見諸實行。自是以至遜清，歷代封爵，王以下公侯伯子男之號皆備，非復秦漢之制矣；而斯亦言爵制沿革所不可忽者也。作魏咸熙中開建五等考。

一 總述

魏志三少帝紀：『咸熙元年……夏五月庚申，晉王奏復五等爵』。

晉書文帝紀：『咸熙元年……秋七月，帝奏，司空荀顛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鄭沖總而裁焉。始建五等爵。冬十月丁亥……』

晉書附注：『紀文在七月之下十月之上，魏志三少帝紀作夏五月庚申，相去數月，不免乖舛』。愚案：當係具奏在五月，而實施在七月以後，魏志與晉書似不抵觸。

魏志裴潛傳注引文章敘錄：『咸熙中，晉文王始建五等，命秀典爲制度』。

晉書裴秀傳：『魏咸熙初，釐革憲司。時荀顛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議五等之爵，自騎督已上六百餘人皆封』。

晉書地理志：『晉文帝爲晉王，命裴秀等建立五等之制，惟安平郡公孚邑萬戶，制度如魏諸王。其餘：縣公邑千八百戶，地方七十五里；大國侯邑千六百戶，地方七十里；次國侯邑千四百戶，地方六十五里；大國伯邑千二百戶，地方六十里；次國伯邑千戶，地方五十五里；大國子邑八百戶，地方五十里；次國子邑六百戶，地方四十五里；男邑四百戶，地方四十里』。

附注：『晉書校文二曰，上載侯伯子封地，皆有大國次國之分，不應男獨無區別。考御覽（百九十九）引魏志，咸熙元年，晉王奏建五等，男地方三十五里，邑四百戶，次國男方二十五里，邑二百戶。則知男國本亦分大次，此志蓋有脫文也。惟志載公侯伯子分地，皆以五里遞殺，以此推之，則大國男應四十里，而次國男當三十五里。今御覽引魏志謂男三十五里，次國男

二十五里，恐亦有訛字」。

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九封建部二公封：『魏志成熙元年，相國晉王奏建五等：諸公地方七十五里，邑一千八百戶；置相一人，典祠，典書，典衛，典禮，各一人，妾六人，車前司馬十人，旅賁四十人』。

同前侯封：『魏志曰：「……又：成熙元年，晉王奏建五等：諸侯地七十里，邑千六百戶；官屬同諸公，妾五人，車前司馬八人，旅賁三十六人」』。

同前伯封：『魏志曰：「成熙元年春，晉王奏建五等：伯地方六十里，邑千二百戶；妾四人，車前司馬八人，旅賁二十八人」』。(愚案：車前司馬應為六人)。

同前子封：『魏志曰：「……又曰：成熙元年，相國晉王奏五等：諸子地方五十里，邑八百戶；相一人，典祠令，典書丞，典衛丞，各一人，妾三人，車前司馬四人，旅賁二十人」』。

同前男封：『魏志曰：「成熙元年，相國晉王奏建五等：男地方三十五里，邑四百戶；相一人，典祠長，典書丞，各一人，妾二人，車前司馬二人，旅賁十二人。又次國男方二十五里，邑二百戶」』。

潘眉三國志考證：『御覽一百九十九引魏志云……今魏志無之，此必當時奏議之文也』。

晉書辭注：『地理志有大國侯，次國侯，大國伯，次國伯，大國子，次國子之別，與此異』。愚案：御覽引魏志侯伯子封地及戶數與晉書地理志大國侯伯子全同，知此二種記載初無大異。御覽所引魏志無次國侯伯子，當係脫略，亦猶晉書地理志無次國男耳。二者互補，足見成熙五等爵制之全。

二 公

晉書地理志：『晉文帝為晉王，命裴秀建立五等之制，惟安平郡公字邑萬戶，制度如魏諸王』。

魏志后妃傳注引晉諸公贊：『成熙初，封郭建為臨渭縣公，惠廣安縣公，邑皆千八百戶』。

沈欽韓曰：『晉志略陽郡治臨渭，廣安縣無考，或有誤』。

三 侯

魏志裴潛傳注引文章敘錄：『成熙中，晉文王始建五等，命秀典為制度，封廣川侯』。

晉書裴秀傳：『於是秀封濟川侯，地方六十里，邑

千四百戶，以高苑縣濟川城爲侯國。

〔翻注：「廣川蓋隋人避諱改爲濟川，唐初猶承之也。」〕

愚案：六十里應爲六十五里。

晉書扶風王駿傳：「咸熙初，徙封東牟侯。」

晉書齊獻王攸傳：「五等建，改封安昌侯。」

晉書王沈傳：「五等初建，封博陵侯，班在次國。」

晉書荀顛傳：「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

及蜀平，興復五等，命顛定禮儀。……咸熙初，封臨淮

侯。」

晉書賈充傳：「五等初建，封臨沂侯。」

晉書武陔傳：「初封亭侯，五等建，改封薛縣侯。」

四 伯

晉書李胤傳：「後爲河南尹，封廣陸伯。秦始皇初，

拜尙書，進爵爲侯。」

晉書鄭袤傳：「五等初建，封密陵伯。」

晉書華表傳：「五等建，封觀陽伯。」

晉書和嶠傳：「父道，魏吏部尙書，」襲父爵上

蔡伯。」

晉書濟南惠王遂傳：「五等建，封祝阿伯。」

晉書平原王幹傳：「進爵平陽鄉侯。五等建，改封

定陶伯。」

晉書琅邪王伉傳：「五等初建，封南皮伯。」

晉書良吏傳魯芝：「五等建，封陰平伯。」

五 子

魏志荀彧傳：「咸熙中，開建五等，冀以著勳前

朝，改封愷南頓子。」

魏志王朗子肅傳：「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勳

前朝，改封恂爲承子。」

魏志蔣濟傳：「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勳前朝，

改封凱爲下蔡子。」

魏志劉放傳：「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資（劉放孫

資）著勳前朝，改封（劉）正方城子，（孫）宏離石子。」

魏志傅叡傳：「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叡著勳前朝，

改封祗涇原子。」

魏志陳泰傳：「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泰著勳前朝，

改封溫爲慎子。」

魏志高柔傳：「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柔著勳前朝，

改封渾昌陸子。」

魏志郭淮傳：『子統嗣；統官至荊州刺史，薨；子正嗣。成熙中開建五等，以淮著勳前朝，改封汾陽子。』

晉書王覽傳：『五等建，封即丘子，邑六百戶。』

晉書羊祜傳：『五等建，封鉅平子，邑六百戶。』

晉書劉寔傳：『封循陽子。……泰始初，進爵爲伯。』

晉書山濤傳：『成熙初，封新齊子。』

晉書太原烈王瓌傳：『封固始子。武帝受禪，封太原王。』

原王。』

晉書高陽元王珪傳：『歷河南令，進封滎陽子。……武帝受禪，封高陽王。』

晉書常山孝王衡傳：『進封汝陽子，爲駙馬都尉。武帝受禪，封常山王。』

武帝受禪，封常山王。』

晉書梁王彤傳：『及五等建，改封開平子。武帝踐阼，封梁王。』

阼，封梁王。』

晉書荀勗傳：『封安陽子，邑千戶。武帝受禪，改封濟北郡公；勗以羊祜讓，乃固辭爲侯。』

封濟北郡公；勗以羊祜讓，乃固辭爲侯。』

晉書魏舒傳：『封劇陽子。……文帝深器重之。』

六男

晉書傅玄傳：『五等建，封鶉觚男。武帝爲晉王，以玄爲散騎常侍。』

晉書譙剛王遜傳：『五等建，徙封涇陽男。武帝受禪，封譙王，邑四千四百戶。』

晉書河間平王洪傳：『封襄賞男。武帝受禪，封河間王。』

晉書下邳獻王晃傳：『改封西安男，出爲東莞太守。武帝受禪，封下邳王，邑五千一百七十六戶。』

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蒙藏旬刊

第一二一期

廿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出版

要目

- 日在阿爾兩旂設特務機關.....門
- 爲旅京旅平蒙古同胞進一言.....飛
- 外蒙古的概況.....張岷山
- 西康人民祈禱略述.....批
- 包頭河北新村巡禮.....士球
- 祁連山南的旅行.....
- 國民大會六事務所組織規程.....
- 二十五年國家總預算案.....
- 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施行細則草案.....
- 雪心室邊事閒話.....
- 邊事紀要.....
- 國內時事紀要.....
- 國際時事動向.....

▲社址 南京絨莊街六十二號▼

南運歷代沿革攷

陳雋如

南運河漢名白溝，又名屯氏河（見水經，今水經）。西漢爲大河故瀆，東漢以後爲清濁二漳所經。魏建安九年，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即指此（見魏志）。亦曰宿胥瀆。水經注云：淇水又合宿胥故瀆，立石堰遏水，令更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也。隋開衛河爲永濟渠。大業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泚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見文獻通攷）。攷煬帝穿永濟渠通涿郡，蓋自白河入丁字沽，由易水而達於涿也（見新通志）。杜佑通典于魏縣云：有白溝水，煬帝引通濟渠，亦名御河。按此乃誤筆，河南通志通濟渠在開封府西南二里，隋煬帝所鑿，以引泚水，從城西中牟縣開琵琶溝而入。本秦漢運路，後廢。是通濟渠乃泚水，在大河之南開封境內，與此永濟渠爲御河，在河北衛輝境內者迥別；故知通濟爲永濟之訛也（見畿輔通志）。後周世宗爲薊燕漕運計，開浚御河（見山東通志）。宋河決商胡合永清渠，所云永清亦永濟之訛（見河南通志河防引宋史）。皇祐初仍爲大河所經，南渡後大河南徙，而衛河如故。元

至元二十年，李奧魯赤自任城開穿河渠，分汶之西北流，至須城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後因海口沙壅，從東阿舍舟陸運，抵臨清下漳御至京。陸運道經在平，地勢卑下，夏秋霖潦，艱阻萬狀，公私病之。至元二十六年，用壽張尹韓仲暉及太史邊源相繼建言，請引汶水以轉漕。起於須城安山湖西開河，由壽張西北，過東昌至臨清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決汶流以趨之。舟楫連檣而下，建堰牖以節蓄洩，完隄防以備盪激，賜名會通（見山東運河備覽）。明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絕安山湖，會通遂淤。濟寧之南陽西暨周村，亦爲泥淤壅塞。乃於濟寧西二十里開耐牢坡口，引曹鄆黃河水，由牛頭河九十八里，至魚臺之場場口，出穀亭以爲運道。永樂初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發山東河南丁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達京師。夫御河即衛河，自臨清州經故城，景州，吳橋，東光，南皮，交河，滄州，興濟，青縣，靜海，下直沽入海，共長一千一百里。今爲運河，成

祖定鼎燕都仰給焉（見明會典）。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尙書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役丁夫一十六萬，濬會通河。並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剛城及戴村玲瓏石壩，橫亘五里，俾汶水匯諸泉之水盡出汶上，至南旺中分爲二道，南流接徐沛者十之四，北流達臨清者十之六，相地置插，以時蓄洩。自分水口至臨清，地遞降九十尺，置插十有七，而達於衛，即今汶河之入運者也。並於德州西北隅之哨馬營，開泄水支河一道，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二里，內五里係溝渠，五里係古路，二里係平地，開通入海豐之大沽河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即所謂之哨馬營減河焉（見明史，山東通志，直隸河渠志）。永樂十三年，始罷海運，而專事漕河。今之衛河，自臨清北至天津是也（見河間府志）。永樂末年仍元舊，用平江伯陳瑄策，別令官軍接運，由會通河以達京師（見漕運則例纂）。弘治間於山東恩縣之南四女寺鑿裡河，至九龍口歸老黃河入海，即所謂四女寺減河焉。復於滄州捷地開減河，即所謂捷地減河焉。嘉靖時於四女寺減河口建插，以時啟閉（見畿輔水道管見）。清康熙四十五年，山東濟寧道張伯行，以衛河水弱，議詳河撫二臣，請引漳水入衛以濟

漕運。撫臣趙世顯並未具題，即批飭館陶縣，並咨直隸撫臣轉飭挑濬；蓋欲分漳之有餘，以濟衛之不足，初不意全漳之歸衛也。乃自康熙四十五年以後，漳河故道歷久漸淤，漳水全歸衛河。漳衛合力並馳，排山倒峽而來，一綫衛河，勢難容受。山東德州適當衛河之衝，不但漕艘經臨，波撼浪湧，每有沖激損壞之虞，而且水勢泛漲，廬舍民田，難免淹沒，德州首受其害，直隸吳橋，寧津，東光，南皮，滄州等處，亦皆波及，以雍正八年十一年爲最甚（見白鍾山籌復漳河故道疏）。以後籌及分減之法，於山東恩縣四女寺原有之減水壩，改爲滾水壩，引河北行，五十六里入直隸吳橋縣境，逕城南玉泉莊東，會鈞盤河；又由寧津，鹽山，慶雲諸縣達山東海豐縣入海。於德州城北哨馬營，建有滾水石壩，即用其舊也。當時怡賢親王大學士朱軾奉旨興修水利，於滄州之捷地汛，青縣之興濟汛，疏濬減河，洩水東流。捷地減河東流逕八里屯，風化店，大寺，小吳家莊，鄭家口，折而東南流，二十里入母豬港，會石牌河，穿大溝窪，長港，小西河入海。興濟減河東北流逕蔡家莊，入滄州東北境，又東北逕乾符城南，又東北逕桃園，又東折南

轉，凡二十里，其流散漫，入小西河，會捷地減河入海。並於捷地與濟兩減河口，各建石牐，以減運河之異漲，而保隄岸之鞏固。自此以後，運河始免於潰決之虞。在運河已受減河之益，而兩減河屢有潰決，總緣減河河岸甚窄，兩隄夾束，隄係土所築，未用夯穢，自牐至海百有餘里；其水雖云歸海，而近海之區，層層窪泊，河水至此四散積淤，不能一直歸海。該管官以爲水已入海，而其實離海尚遠（見陳宏謀天津運河疏）。道成年間，減河皆就淤廢。光緒初，直隸總督李鴻章以爲前開減河四道，皆就淤廢，迄未重開，全河之水悉歸天津三岔口一隅。上游數百里隄防既甚危險，下口更不能容洩。若欲挑濬捷地與濟舊有減河，其下游久已淤成平陸，工大費鉅，無此財力。當飭統領盛軍天津鎮總兵周盛傳，天津道吳毓蘭，候補道史克寬，往復相度。查得津城東南相近海口地面，業經盛軍自開引河一道，以爲軍民營田灌溉之用，上自興農鎮，下至西大沽出海，計長九十里，並有減河六道，各長數里，順流分洩，而入海河尾閘；又有無數溝渠，左右縈帶，大可因勢利導。爰議自上游靜海之靳官屯南運河東岸起，至興農鎮六十

餘里，開成一河，即可直接盛軍營田之河，分洩南運盛漲入海，免致全注天津三岔口，壅遏爲患。光緒六年，於靳官屯河頭建石質雙料五孔橋牐一座，以資啟閉，沿河分建石鐵柱板橋四道，以便行人。又以庫款極絀，勢難全僱民夫辦理，不得不借資兵力。當抽調盛軍步隊十一營，銘軍步隊十營，古北口，保定，大名，正定，河間等處練軍步隊十三營，共合三十四營，挑挖減河。自靜海縣南六十五里靳官屯南運河東岸引出，由蠻子營土河至常劉莊，凡六十里。又東入天津縣界，逕北塘窪，富民間，至興農鎮，凡三十里，接入盛軍所開營田之河。又東逕觀稼橋，福潤間，又東逕新城營田南，又東逕西大沽至砲臺，凡九十里入於海，通長一百八十里（見李鴻章奏擇地開南運減河疏，畿輔通志水道）。民國六年夏秋之間，雨澤過多，山洪暴發，以致河流泛溢，各河隄岸潰決相尋。南運河之大蔣莊等處隄岸，自九月二十一日，紛紛潰決，不及一晝夜，洪流波及津埠。翌年省當局以南運抵津，流經大王廟前，至三岔河口，與諸河會合，時有頂托衝擊之虞，而北河經省公署前折而北流，復由東而南，始抵三岔河口，河形過於灣曲，宜洩不

暢，飭經全省河務籌議處及督辦處，河工討論會，迭次開會議。僉以爲急則治標，計宜由大王廟前南運北岸，向省公署前測勘一綫，與北河挖通；再由省公署前至三岔河口，開一直綫西來，使西來之水，直入海河。議既定，遂由曹省長，能督辦，籌辦購地開工各事宜，另於警務處內設立濬河築埝事務所，以籌進行（見直隸河防輯要）。當時復以九宜開舊式閘板，啟閉不便，有碍宣

洩，決定改建新式閘門。七年落成，提閘放水，水勢猛殺，運河正溜大半爲減河所奪，以至每屆五六七三月間，流斷水枯，深不沒脛，影響於沿河民生及津埠商業者，殊非淺渺。救弊補偏，不可不積極規劃。二十一年建設廳雖擬具疏濬計劃，而迄未實行。本年春，冀察政務委員會以疏濬此河，關係綦重，實不容再事延緩，遂組設河北省南運河下游疏濬委員會從事疏濬焉。

西北嚮導

第三十期目錄

導言：日對華北政策將更強硬？！	本社同人
論著：開發西北論	務民
譯文：日本增兵華北之調查	從天生
譯文：西北知識講話（十三）	從天生
譯文：日本侵略華北的經濟意義（續）	乃強譯
社會調查：甘肅天水縣社會調查（續）	一
通訊：東北青年的組織問題	一
文藝：西北十日	萩

版出日一月八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第四十期目錄

導言：撥助粵軍費救濟西北	林光漢
論著：標準漢奸石敬瑭	王克明
譯文：青海省的史地	從天生
譯文：開發西北論（一續）	從天生
譯文：西北知識講話（十四）	從天生
譯文：日本侵略華北的經濟意義（續完）	乃強譯
社會調查：陝西山陽漫川關社會概況	一
通訊：東北青年的認識問題	一
文藝：西北十日	浮

版出日一十月八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社導嚮北西：者行發兼輯編
局書東大門院南安西：處售代總
十三年全定預分三售零册每：價定
元一郵連內國册六
號七十七門院南安西：處訊通

突岨月刊

期六第 卷三第

版出日五十月六年五十二

目要

盼兩粵當局懸崖勒馬	德一
獻給軍政校畢業的回族青年	庫迪阿里著
回民教育尙須回民自己振興	納子嘉譯
研究回教教義之基本條件	賈明道譯
歐洲學者對於阿拉伯勝利的批評	賈明道譯
回教在世界的危機：我們走到那裏	賈明道譯
北平市回民各團體祈禱和平並招待各界大會誌	編者

盛（續完）	薛文波記
中國回教史（續三）	陳漢章
伊斯蘭教義概略（續）	舍日遜的尼
成都回教外僑探詢記	蘇德宣
回疆詩話	益陽蕭雄舉著
回教近聞	瀟東馬裕恆註
編後	編者

定價：全年十二册零售每册五分預定全年五角郵費在內
發行者：南京曉莊突岨月刊社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申氏族之遷徙

劉德岑

周語曰：「齊，許，申，呂由太姜」，又曰：「申，

呂雖衰，齊，許猶在」，知申爲姜姓之後。然姜姓民族起自西土，與周民族世爲婚姻（余另有姬姜婚姻篇），故申之最初地望，亦當於西土求之。晉語曰：「申侯召犬戎以伐周」，太史公史記據其說，是以周本紀曰：「幽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緡，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此所謂申侯者，後之治古代地理者，率以邑謝之申當之，陋矣！崔東壁曰：「申在周之東南千數百里，而戎在周西北，相距遼遠，申侯何緣越周而附于戎！」崔氏之疑誠是，而亦未知申之有二也。近者，錢穆氏以申在南陽，定犬戎與緡亦居於周之東。其說雖辯，亦未有是處。余意，宣王以前之申，其居概在陝西。宣王之季，西土民族會有大規模之東徙者，而申之一族亦於是時播遷于東南，即所謂邑謝之申，今河南南陽縣北之故申城也。後人僅知邑謝之申，又知犬戎之在西北，遂致疑於不能共攻幽王驪山下。其實與緡人犬戎共殺幽王者，乃居於陝境之申而非邑謝之

申。明乎此，自可迎刃而解矣。

後漢書西羌傳：「戎人滅姜侯之邑」，此姜侯與申自屬同族。又曰：「王征申戎」，稱申曰戎，其與西戎雜處可知。姜侯與申人相處陝境，勢必甚強，且與周爲敵，故周人屢懲之。推而上之，孝王之時有申侯；申侯之先驪山氏之女，在殷周間且爲大國。秦本紀曰：「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驪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湣，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爲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邑非子於秦，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以和西戎」。申與秦亦累世婚姻，其居必相近，此申侯決不在於謝也。由申秦之爲鄰，則知申人之必在陝而不在豫。由申駱重婚，西戎皆服，則知申人與西戎蓋有深長之淵源。按左昭二十六年傳，正義引汲冢紀年曰：「平王奔西申」，言申而曰西，則亦非在東南邑謝之申也。以此證之，與緡人犬戎共殺幽王者，西申也；平王所奔者，西

申也；幽王申后之母家，西申也。再推之，宣王所伐之申戎與宣王元舅之申侯，皆西申也。自申伯東遷，申析為二，申伯以前，申人皆居西土。豈非西申為本支，而東遷之申為其別支乎。

東西二申之辨既知，再言申別支之所以東遷。蓋宣王時，承厲王殘破之餘，雖號稱中興，然外有玁狁之禍，觀詩小雅六月出車等篇可知也；內則飢饉荐至，民卒流亡，而旱災之酷尤為西土民族所難堪。大雅雲漢曰：「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炎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他如小雅鴻雁之詩，言人民流離之苦，亦至可憐。此種災難至幽王時而未已；詩小雅之雨無正，蒼之華，谷風，漸漸之石，何草不黃，十月之交，大雅之召旻，及周語可證。此種農業民族處于天災之饑餓線下，只有遷移求生之途，而西土民族之東遷以避災，從此開幕矣。小雅采芑之詩曰：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畝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簞第魚服，鉤膺脩革。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旒央央，方叔率止；約軛錯衡，八鸞瑤瑤，服其命服，朱芾斯皇，

有瓊葱珩。（下略）

又黍苗之詩曰：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勞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寫西土民族遷移之情狀歷歷如繪矣。其詳言申氏族遷移者為崧高，其詩曰：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應暨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假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騶駒，鈞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邁，王饒於郟，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糧，式遏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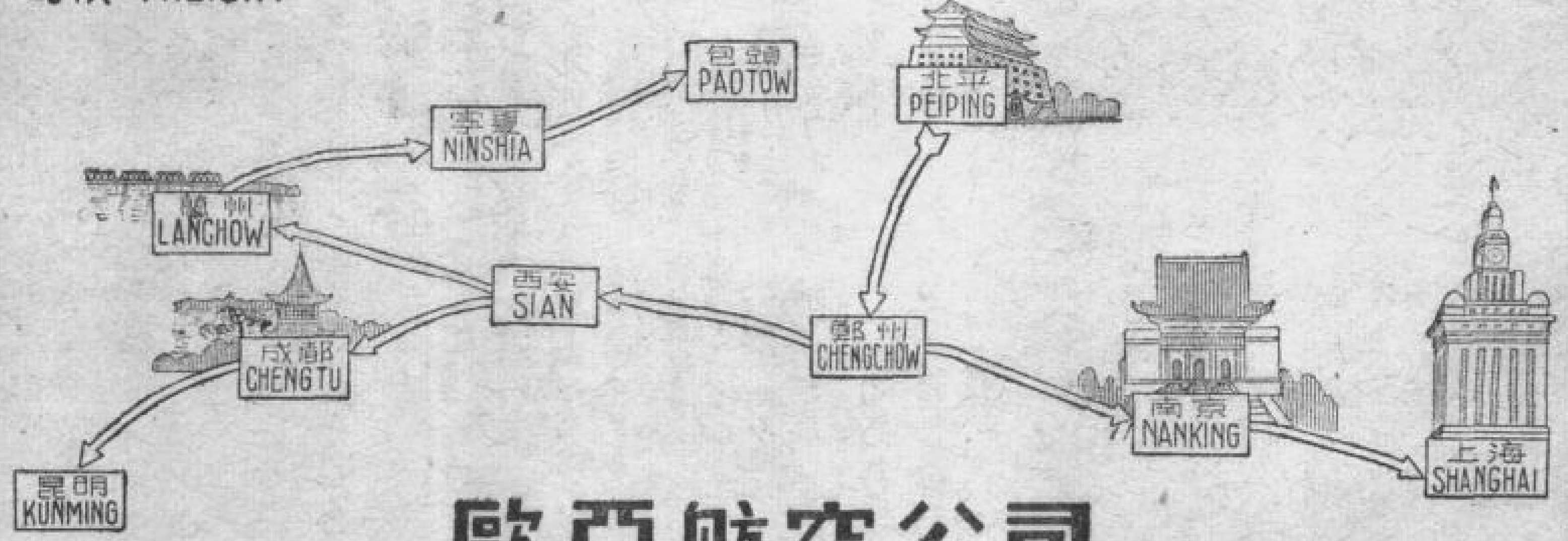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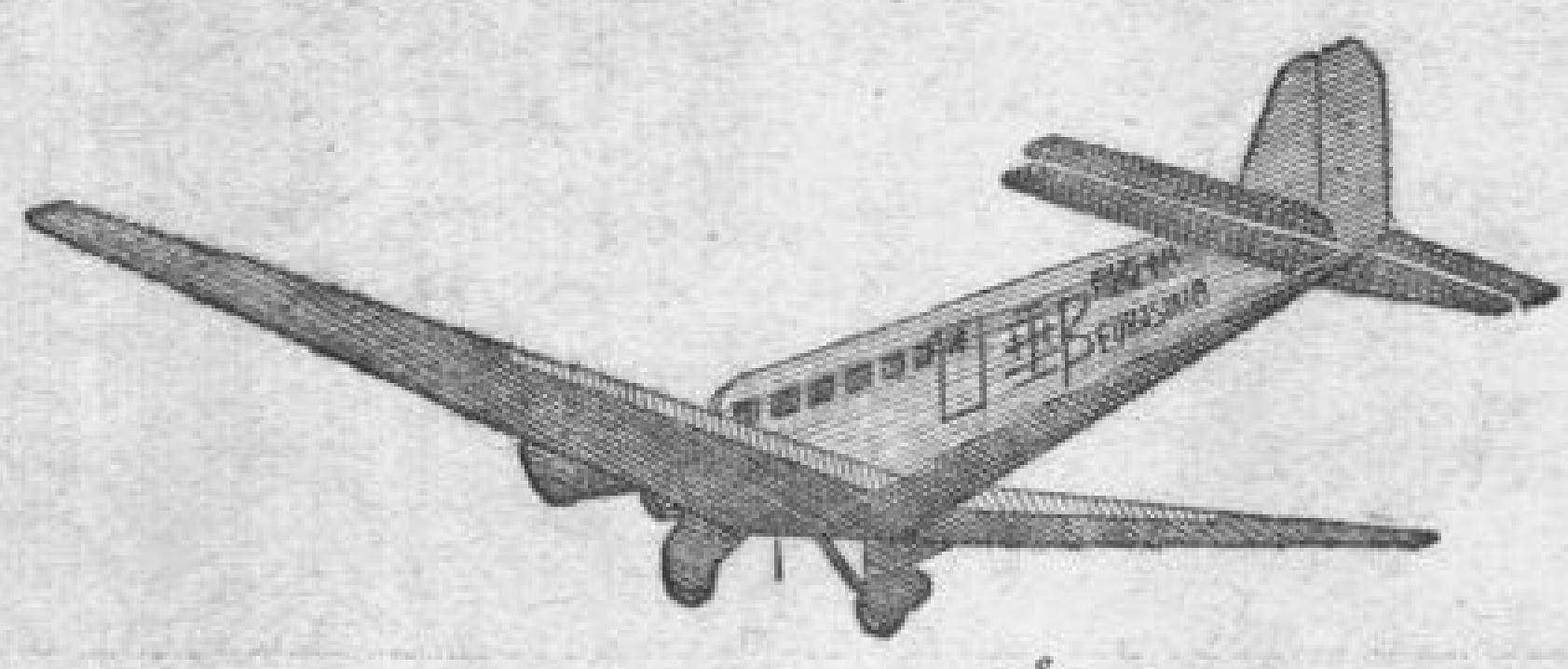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丕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採此萬邦，開于四國。吉甫作頌，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此詩敘述申人南遷之事，至為詳備。所謂王餞于郿者，郿即漢右扶風之郿縣，亦即今陝西之郿縣。想申人之遷，由郿沿渭水東下，至今陝西省城附近而轉東南，逾藍關，循丹江，經紫荊關而後至于南陽。非但此也，即宣王時西土民族與荆楚徐淮諸民族之戰爭亦多由此而東下。試觀大雅江漢，常武諸詩，一則曰「江漢之潏」，「如江如漢」，再則曰「省此徐土」，終則曰「徐方既同」，「徐方來庭」。先江漢而後徐淮，起于西而成于東，則亦由丹入漢，順流而下也。宣王時西土民族之南遷概由此道，當非誣語；申氏族不過此大規模民族遷徙中之一小部落耳。

總之，申之本土在陝，申伯之遷而王餞于郿，與秦本紀，汲冢紀年諸條可證。平王所奔者為西申，知平王時申尚有二。所謂與周人秦人締婚姻，及宣王之所伐，與夫殺幽王驪山下者，皆西申之事，與謝之申無關也。

運郵 AIR MAIL
載客 PASSENGERS
寄貨 FREIGHT



歐亞航空公司
EURASIA AVIATION CORP.

北平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川邊季刊

第二卷 第二期 國民二十五年六月出版 目錄

專載

樂屏墾務公社廿餘年之經過 楊耿光
四川邊區各縣及西康各縣教育概況 柯羽
柯羽遊記(續) 柯羽
柯羽遊記 柯羽

調查資料

經濟

省府豁免名雅等縣糧稅一年
財廳酌減邊茶包銷額
灌縣商民反對徵收紙捐
屏山縣征收油捐
秀山縣征收油捐
彭水縣征收油捐

金融

康定捕獲私造偽幣人犯
茂縣法幣暢行
西秀縣人民歧視法幣
彭水商會收回輔幣券

商業

灌汶茂理商業漸有起色
松茂鹿茸產量驟減
藏方在雅探購茶葉
桐油之重要性及西秀彭桐業之將來

農業

理番耕牛缺乏
茂縣附郭田土無人耕種
汶川糧食缺乏
名山春耕困難
黔江米價飛漲
馬邊縣紳謀改良夷茶
天全駐軍估買糧食摘毀茶芽
茂縣花椒產銷概況

林業

西陽提倡造林
省府森林學院調查天蘆寶大森林
省府森林調查員劉有棟轉赴懋功調查

礦業

康定發現大批金礦
西康整頓金廠業務
灌臘金廠恢復舊觀
汶川三江口金礦繼續開採
茂縣土門發現銀礦
屏山龍橋鄉發現煤油礦

社會

茂縣礦產一瞥
十六區將開墾汶川龍池墾地
屏山縣府規定墾民納租辦法
西康墾殖問題
川邊墾牧公司經營事業計劃

概況

雅安縣概況
松潘縣概況
康定市街一瞥
川邊地震彙誌

教育

秀山教經困難
五十九師在雅辦民眾學校
西康師範學生減少
理番全縣學校因匪禍停辦

宗教

理番喇嘛寺藏經被焚毀
西康貢噶古佛將來川游歷
西康喇嘛調查

夷情

峨邊夷變詳誌
峨邊黑夷殺害漢婦
雷波夷民打冤家
屏山縣招撫夷民
雷波夷匪圍擊區長
西康番客生活狀況

土司

松潘阿壩土司剿匪有功
德格土司描寫
汶川五寺土司所屬人民請求解放

匪禍

寬康赤匪實力調查
赤匪竄康經過
天蘆寶劫後狀況
劫後之理番
汶川日趨寧靜
懋功已無匪蹤
西康喇嘛死抗赤匪
屏山北教匪一部逃入松潘

賑務

屏山教匪猖獗
賑務

禁煙

省賑會撥款辦理峨邊急賑
松潘縣府放散縣屬災區賑款
省賑會發散懋撫難民回籍路費
省賑會查詢理番賑款
省賑會救濟十六區喇嘛
蔣令省府賑濟災區喇嘛

交通

馬邊發現煙苗
樂山峨邊查出煙苗一批
十六十八兩區專員擬具夷地禁煙辦法

公路

川康公路積極興修
廿四軍兵工修築成雅公路
雅懋灌松兩公路將開始修築
制匪二路軍兵工修築天榮公路
行營令修江松公路
十六區培修疊溪山路
鑄定鐵橋修復
馬邊崩橋馬河
五區專員陳炳光視察馬邊險灘
中央軍修築天全飛仙關木橋

航空

康定機場舉行開航典禮

郵電

灌汶間桃樹提設郵寄代辦所
灌懋間郵件稀少
峨邊敷設電話
行營架設川康間各縣電線

政事

西康建委會請起用劉贊廷
周楚三新任康定縣長
雅安全縣擬分為四區
黃春廷建議金湯併入寶興
吳澤湘特任川康外交特派員
西康建省委員諾那逝世
國民大會西康省分配數目

軍務

督署撥濟川康邊區各屯土官槍彈
桑根活佛請求行營撥濟康民餉彈
一路軍組織西康考察團
邊疆武職人員叙授官銜暫行條例

重慶中國銀行發行

定價 每季一册 每半年二册 全年四册 每册定價一元二角

餘姚志略

毛健爽

一 沿革

餘姚命名，始見於漢書地理志。漢以前，在唐虞時代，本屬荒服，該時漢族尚未移植其地，文化未啟，歷史殆不可攷。夏少康封少子無餘於會稽，以奉禹祀；明萬曆紹興府志，据此謂無餘封會稽，姚乃其屬邑，故曰餘姚云云。是則餘姚在夏代，乃屬揚州，始有歷史可稽。商因夏制，周隸越國；越亡，入於楚。秦迄五代，屬會稽郡，而餘姚之名始著。隋省入句章縣，至唐武德四年，析故句章縣，置姚州；七年州廢，復置餘姚縣，屬越州。長慶初，廢上虞，併其地入餘姚。吳越北宋時，一仍唐制，不稍損益。南宋高宗紹興元年，升越州爲紹興府，餘姚仍屬焉。元屬紹興路，元貞元年，以戶餘四萬升爲州。明清循稱餘姚縣，隸紹興府。民國建元，府廢，仍置餘姚縣。

二 地理

餘姚位於浙江東部，東隣慈谿，西接上虞，南連鄞奉，北濱海灣，爲甬紹交通要道。地形：東西橫廣，南

部最狹，成銳角形，中部廣五十五里，北部則達一百四十里；南北袤一百九十六里。羣山簇擁於東南，姚江橫貫於胸臆。北部則平原廣衍，一望無際。面積達四千四百四十方里，固浙東一大縣治也。

餘姚原有四十四鄉，中分十區。民十八年，依省頒劃區條例，照原有鄉區，重行分配，劃爲七區，共有一百九十一鄉鎮，爲區自治行政範圍。二十四年區公所裁撤，鄉鎮組織重又釐定，經一度合併之結果，現在共有五十四鄉鎮，爲地方自治最低之行政範圍。

惟餘姚地理之構成，實爲一個有趣味之研究問題。攷餘姚疆域，代有增漲，因其北枕杭州灣，錢塘江巨量之流沙，以水力關係，在海中沉澱，日積月累，變成陸地，故餘姚北部沿海一帶，實爲錢塘江之沖積平原。在唐宋以前，無文獻可徵，其增漲程度，不得而知。宋以後，歷史之記載，事實之證明，在在均足爲增漲之證據。攷光緒縣志卷二第三十四頁引乾隆府志所載：

水經注：餘姚故城，背巨海，縣至海四十里。

然現在自邑城至海，相距達百有餘里，足證餘姚疆域之擴展，乃屬極明瞭之事。又如現在第七區之吳山及僊居山，在南宋時，尚在海中。吳山在縣東北六十里，光緒縣志卷二第十三頁引嘉泰會稽志所載：

(吳山)面滄海，巨浪激撞，巖石嵌空，旁產牡蠣。

實則現在自吳山至海，尚有三四十餘里，不過在宋時，吳山固尚在海中也。僊居山在吳山之東，一名栲栳山，光緒縣志卷二第十四頁引康熙縣志所載：

(僊居山)峰之下，有盤羅石，卓立三四丈，上覆方石，可坐數十人，俗呼釣魚石。

釣魚石之名，由於父老相傳，雖不知起於何時，要之亦足為僊居山在過去時代，曾在海中或海濱之左證。而勝山鄉之懸泥山，在南宋時，亦孤懸海中，光緒縣志引卷二第十三頁嘉泰會稽志所載：

懸泥山，在縣北七十里，孤懸海中，其上多橋，下有湧泉，冬夏不竭。

自嘉泰至明萬曆，在此三百餘年中，陵谷又呈變遷狀態。該時山之南向，已與大陸相接；而北面仍為洪濤所浸。縣志全上又引萬曆府志所載：

(懸泥山)山北浸於大海，今俗呼為勝山。嘉靖中，屯兵備

倭，有營房。

自萬曆迄光緒，又三百年，海更北徙，沙磧化為膏腴，勝山已成爲大陸之一角矣。光緒縣志全上在懸泥山下注：

案勝山嘉泰時懸海中，萬曆時尚北浸於海，今則距海十數里矣。

據上所述，餘姚疆域之自然擴展，乃屬不可掩之事實。滄海變爲桑田，固不盡屬齊東野語也。除山谷方位，因受錢塘江流沙沉澱關係，發生變化外，更足爲本文之左證者，莫如餘姚北部之海塘。餘姚海塘，共有十二線，自南宋以來，代有興築，要皆受自然環境之支配，而始有此偉大之工程，永垂不朽。茲據光緒縣志卷八「水利」所載，節錄如下：

海在治北四十里，東起上林，西盡蘭風，七鄉一十八都之地，悉瀕於海；……前代苦之，於是作隄禦海。宋慶曆七年（公元一〇四七），縣令謝景初自雲柯達於上林，爲隄二萬八千尺。其後有牛秘丞者，又嘗爲石隄。已乃潰決，於是歲斃六千人，人役二十日，費緡錢萬有五千，僅補罅隙，民疲而害日甚。慶元二年（公元一一九六），縣令施宿，乃自上林而蘭風，又爲隄四萬二千尺，其中石隄五千七百尺……至寶慶及元大德（公元一二二五——一二九七）以來，復潰決，海壩日移，八鄉之地，悉漸於

海。至正元年（公元一三四一），州判葉恆，乃作石隄二萬一千二百一十一尺，下廣九十尺，上半之，高十有五尺，故土隄及石隄缺敗者，盡易以石。蓋沿海塘之南，東抵慈谿，西接上虞，袤一百四十里。初名蓮花塘，今俗呼後海塘……及海塘漸固，潮浸卻，沙壩日填起可藝。永樂（公元一四〇三）初，始於舊海塘之北，築塘以遮斥地，曰新塘，以別於舊塘云。已而沙壩益起，海水北卻十里許，其中俱可耕收。成化（公元一四六五）間，水利僉事胡，復於海口築塘以禦潮，曰新禦潮塘。自是斥地之利歲登，而國家重鹽法，亭民苦煮海。天順（公元一四五七）間，寧紹分司胡琳，請以新塘至海口之地，畫給於灶，永爲贖課……而豪強愈益爭不解，羣灶苦之。其明年，紹興府推官周進隆……於新塘之下，築塘界之……，因稱塘曰周塘。今按沿海共七塘：（一）大古塘；（二）新塘；（三）周塘；（四）夜塘；（五）潮塘；（六）二新塘；（七）三新塘……

至國朝……，舊志所載沿海七塘，皆離海闊遠矣。雍正二年（公元一七二四），周塘下增築榆柳塘……十二年（公元一七三三），於榆柳塘外，民灶按丁捐築利濟塘……。

按大古塘新塘周塘潮塘，今名稱如舊。夜塘俗名界塘，二新塘塘俗名二塘，又名坎塘；三新塘塘俗名三塘，實即榆柳塘；利濟塘俗名四塘……嘉慶（公元一七九六）以來，增築晏海塘，俗名五塘。又築永清塘，俗名六塘……近又築有新六塘。保障重，而禦潮以永清塘爲最要。（卷八水利第十八頁至二十六頁）

據上所述，自大古塘以北，縱橫百里間，盡爲錢塘江所挾流沙之沖積地，乃毫無疑義。深信自今而後，因錢塘

江巨量流沙之不斷沉澱，餘姚之疆域自屬仍在繼續擴展中！

三 土地與人口

餘姚置縣，始於唐武德四年；而土地畝數，至宋紹興十六年，始略可考見。元至元間，邑侯劉輝，憫土籍燬於火，胥吏增虧田畝以厲民，乃制『烏由畫』圖形，詳加整理，積弊漸除。至明萬曆時，日久玩生，田主胥吏，復互爲奸利，飛灑實田，虛懸絕戶，民始以田爲累。邑侯周伯谷乃履畝丈田，次別糧額，刻石紀事，以垂久遠，而弊始絕，賦始清。沿至清初，復大加整理，製有『魚鱗圖冊』，而邑志不載其事。據故老相傳，曾耗四五十人之心力，竭五六年之光陰，始底於成。中經兵燹，圖籍散失，識者惜焉。自國民政府成立後，十八年，奉省令辦理土地陳報，原屬治標辦法，敷衍敷衍，功績毫無。二十一年土地清丈局成立，以科學方法，按畝實測，製成圖照。截至現在，測量完竣者，已達十分之八九。惟縣南沿山一帶，山嶺重疊，測量較難，尙未完竣耳。

餘姚土地畝分沿革表

(註)本表宋元明清各欄數字均依據各時代末年計算

時代	田	地	山	蕩	合計
宋	五五〇九二三畝	一四四三〇七畝	四二五三八四畝	—	一一二〇六一四畝
元	五五〇九二三畝	一〇四二〇七畝	四二五三八四畝	—	一〇八〇五一四畝
明	五九五八一七畝	七九六六八畝	一九〇二二一畝	三七〇畝	八六六〇七八畝
清	六〇九一七〇畝	九二五〇三畝	一九〇二二一畝	八五六畝	八九二八五一畝
民國	六〇八五二六畝	九二五七九畝	一九〇三五八畝	八五六畝	八九二三二一畝

餘姚戶口記錄，斷自元代。在元貞初年，餘姚以戶

餘四萬，升爲州，即其明證。元代以前，殊少記載，東鱗西爪，不足置信。自後明清兩代，滋生日蕃，人口大增。惟康熙五十二年以後之記錄，有戶而無口，每年戶數，係胥吏於造冊時，信手增減，未可據爲實錄。茲據民國十七年分區戶口調查，計戶爲十三萬八千四百一十，丁口爲六十四萬〇五百六十一，視元代增三倍焉。

惟在此六十餘萬之人口中，有一特殊之階級，即墮民是也。墮民散居各鄉，任里巷猥下雜役，其婦女則爲人櫛髮，及婚姻事執保媵諸職，如吳中伴婆者然。男女

自相配偶，不與良民通婚姻，階級森嚴，懸爲厲禁。然

墮民是否自甘墮落，抑係另有別故，言人人殊。茲據光緒縣志引康熙志所載：

宋南遷，將卒背叛，乘機肆毒。及渠寇以勦捕就戮，其餘黨隸光墮等，貶爲墮民，散處浙東之甯紹。其類有二：一曰丐戶，一曰郎戶。良家吉凶之事，男女皆來供役。衣服居處，特異其製，狗頭帽，橫布裙，低屋小房，子孫不得考取入學仕進，良民不通婚姻。

据此，始知墮民實始於宋代，而墮民又不盡屬土著，不過分佈區域，僅限甯紹一帶而已。然餘姚墮民，究有若干，惜無精確數字，可資參攷。因墮民二字，已成爲歷

史上之名詞，故近年每屆戶口調查，不再另行記錄，吾人已認爲平等而不下賤視之矣。

除墮民外，餘姚大多數之所謂良民者，亦不盡屬土著。蓋餘姚各大氏族，攷其宗譜，其祖先又盡爲中原人士。至於移殖年代，大概在趙宋南渡以後。當時黃河流域各省淪於異族，先民不忍長此受其蹂躪，爲女真之順民，避難南來，寄籍於此；而餘姚原有土著，除曾被金人大肆屠殺外，所遺留者，蓋已寥寥無幾矣。

四 防務與交通

餘姚故城，在今址之東隅，僅及今城四分之一，築於吳將朱然。元至元順帝間，故城圯，時方國珍據浙東，復城於今址，縣政府在焉。延袤九里，高一丈八尺，其廣二丈；設陸門五，水門三。明嘉靖三十六年，以比歲患倭，各鄉避兵者衆，邑城不能容；邑人少保呂本，疏請於朝，在邑城之南，復城南城，學宮在焉。設陸門六，水門三。南北二城間，姚江蜿蜒如帶，東流入海，有通濟橋以利行人。橋爲石建，凡三洞，成於元至順三年，有浙東第一橋之名。

邑城外，尙有衛城二：曰臨山衛，在縣之西北，曰

觀海衛，在縣之東北；所城一：曰三山，在縣之北偏東，皆爲明洪武時大將軍湯和所建，以備倭寇者也。至今沿海一帶，烽燧炮台，猶有存者。

盧永祥督浙時，建一新式陸軍營房於新湖，能容兵士萬餘人。新湖在餘姚之西境，五夫之南，東南西三面，羣山環繞，北面則滬杭甬鐵路通過之，形勢險要，爲浙東要地。

餘姚交通便利，有滬杭甬鐵路，東通鄞縣，西達曹娥，橫貫中部。而北部沿海一帶，有汽車道，東由慈谿通鄞縣，西與蕭紹汽車道聯絡，以達杭縣；另築支線二，一達縣城，一達五夫營門，以利軍事之進行。姚江水運，有小汽輪，東通鄞縣，西達上虞；至於快船航船，各鄉每日均有往返，皆以縣城爲中心。故餘姚之交通，水陸均甚便利也。

此外交通之建設，首推電話。由餘姚電話公司經營之，各鄉鎮均可直接通話；而長途電話，除本省各縣已經通話外，即京滬等地亦均能直達云。

五 物產

餘姚以地狹人稠之故，農產物產量稀少，吾人日常

所資以養生之食米，乃不足以自給。據二十年縣政府之調查，餘姚種植穀米之稻田，爲六十一萬二千八百四十畝，佔平地總面積百分之四十四強。平均每年穀米之收穫量爲一百七十五萬担，而消費量則爲二百十六萬担，相差達四十一萬担之巨。如此巨大之差數，須由隣縣或外埠運入以抵補之。故餘姚之穀米，乃爲入超者。

第二區全境，山嶺重疊，盛產竹筍，每當暮春時節，產量驟增。除由本縣勝箠如生等三四家筍廠，製成罐頭筍，運銷外埠外，其餘過剩竹筍，由火車運往申甬，爲數頗巨。至於茶葉，楊梅，水蜜桃，每年運至外埠銷售者，爲數亦巨。

餘姚對外最大之輸出，當推棉，荳與食鹽。餘姚北部，自大古塘以北，至永清塘之間，盡屬沙地，其面積計有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三十五畝，土性鹹澇，不宜種稻。前清季年，盛種罌粟，姚漿亦頗有名。禁種後，改植棉花與大荳；每年棉荳之收穫量，棉花爲三十七萬餘担，大荳爲三十九萬餘担，如此龐大之產量，均以上海爲推銷尾閘。近年餘姚縣立農業試驗場，爲改良棉花品質，提高產量起見，勒令沙地農民，改植『百萬棉種』。

一面提高改良棉花價格，以示提倡。惟將來有無效果，尙屬疑問耳。

至於永清塘以北，沿海之地，盡屬鹵沙，宜於晒鹽，有餘姚鹽場知事管理之。沿海共有鹽板五十三萬餘塊分給鹽民，每板年繳食鹽三百斤，由官督商運之公廠收買之，是謂官鹽，運至浙西銷售。鹽民繳出額定鹽後，如有餘剩，則爲私鹽。公廠既不收買，私銷又屬違法。此種『餘鹽』，爲數甚巨，實爲餘姚鹽民之嚴重問題，而亟待解決者也。

六 人文

邑志載先賢，始於東漢之嚴。三國以後，虞氏獨隆。迄乎唐宋，人文物采，彪炳史冊，代有其人。降及朱明，衣冠獨盛，文獻尤著。而王氏陽明朱氏舜水黃氏黎洲三先生者，其豐功偉績，學術思想，孤忠壯節，抑尤炳乎簡冊，豈僅一省一邑之名賢，實爲中國近代文化之魁碩，而爲中外學者所推重焉。

陽明之學，以『良知』爲主。良知二字，本於孟子。然孟子以良知良能並稱，陽明則總握其樞紐於良知，而攝良能於良知之內。故即知即行，合知行於一，

即是致知格物，即是『致良知』。陽明又認良知爲人心所固有，先天所自具，苟能發見此良知而保養之，事事不欺此良知以行，自能爲善而去惡，則意自誠，心自正，身自修，家自齊，國自治矣。然陽明不唯能發見之，保養之；且能施行之，充實之，故能居蠻夷之境，入瘴癘之鄉，使三苗九黎之族，翕然向化，如家人父子者，原只依此良知，實落做去而已。『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實爲陽明人生哲學之真實工夫。

舜水則主張實踐，排斥玄虛，生平痛恨結黨標榜，著作鈞名，故其一生著作甚少。時值明社傾覆，中原板蕩，恥腥膻之徧乎國土，毅然以復興祖國爲己任。於是隻身萬里，輾轉海外，終身顛沛流離，置其個人生命於不顧。其理想中之事業雖未成功，然其精誠熱烈之民族思想，與夫崇高偉大之氣節人格，已大足使吾人感興奮發者也。

梨洲生與舜水同時，負絕世之學，抱經濟之才，而身遭國家變亂，投身戎行，募義兵，抗清師，奔走東南，力圖匡復，其偉大之民族精神，可與舜水同垂不朽。及明統既絕，乃矢志不仕異朝，奉母鄉居，從事著

述，以垂後世。其所著明儒學案，明夷待訪錄，爲其一生心血之結晶，開浙東史學之先聲。而原君原臣原法諸篇，獨抒己見，開千古不敢開之口，尤爲治政治社會史者盛道不置。蓋明季學術衰頹，學者囿於性理，好爲游談，梨洲起而挽其頹風，於是考究致用之術，欲以爲一日之用也。是時海禁開，歐化東漸，西人曆算之學尤爲當時士大夫所欣賞。故梨洲曆算之學，亦有獨到處，著有授時曆故，大統曆推法，授時曆假如，西曆回回曆假如，勾股圖說，開方命算，割圓八線解，測圓要義等書，尤多發明。

七 社會狀況

餘姚以地狹人稠，生產有限，而新興工業，猶未發達，人浮於事，生活困難。幸密邇滬杭，交通便利，於是羣作向外發展，以求生存。故經營工商業於外埠者，達七萬人以上。近數十年來，因商業之日益發達，遂使一部份民衆，在優良之生活條件下，習於奢靡，輕浮，喜歡撐場面，求虛榮，其生活日趨都市化；與鄉村固有之樸實，循良，耐苦之善良習慣，予以極大之打擊，成爲一個新舊對峙之局面。此種新舊對峙之現象，尤以

一，三，四，五之四區為最顯著。在此上述幾區中，因其民衆類多經營商業，不乏因而起家者，故奢侈相沿，成爲風氣，遇有婚喪等事，場面務求濶綽，恒有舉債以爲之者，蓋不如是，意謂有辱門楣也。第二區則以萬山重疊，交通阻塞之故，風氣蔽塞，自成一區，與都市接觸之機會較少，尙能保持本來之面目，而不爲與人同化，故民衆皆勤儉樸實，毫無嗜好，即婦女亦爲家庭中生產之一員；以視其他各區之婦女，扱麻雀，趕廟會，唯知浪費者，真有天淵之別矣。

餘姚教育，尙稱發達，計有公私設立之小學二百八

十餘所，縣立短期小學九十餘所，計入學兒童爲四萬餘人。學童男女之差率，大約爲三與一之比例，男女教育平等，似尙未能達到也。縣無中學，有志求學者，須負笈至滬甬，不便殊甚。現在地方有識人士，爲提高餘姚民衆文化水準起見，發起建設餘姚中學；不過際此不景氣陰霾在普遍籠罩之下，籌募基金，實非易事，在最近期內，恐無實現之可能耳。

餘姚風俗，與鄰縣亦無大異，不瑣述。

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脫稿。

食貨

半月刊

第四卷第五期

民國廿五年八月一日

唐戶籍簿叢輯	一
小字	三
大足元沙州燉煌縣效穀縣戶籍	三
平康縣先天二年籍	五
沙州燉煌縣先天二年籍	五
開元柳中縣高寧鄉戶籍	六
開元戶籍二種	六
燉煌郡燉煌縣龍勒鄉都鄉里天寶六載戶籍	七
燉煌郡燉煌縣龍勒鄉都鄉里天寶六載戶籍	七
天寶殘戶籍	一四

天寶殘戶籍	一四
大曆四年燉煌縣懸泉鄉殘戶籍	一六
沙州燉煌縣懸泉鄉官禾里大曆四年籍	一〇
大順二年戶籍	二〇
大順二年殘戶籍	二一
大順戶籍	二二
宋戶籍(附)	二二
天寶十載丁籍	三三
丁籍殘卷	三三
丁籍殘卷	三三
丁籍殘卷	三三
丁籍殘卷	三三

新生命書局發行 每冊大洋一元 全年定價四元 外國郵費三元

文瀾學報

第二卷第二期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出版

本期要目

插圖(章太炎先生遺像及明祁忠敏清葛壯節遺墨等八幀)	李道中
悼章太炎先生	朱希祖
宋高宗六龍幸海記考證	楊敏會
林晉霞先生傳	李泚
書林清話校補	夏承燾
樂府補題考	李笠
校勘材料之鑑別	李笠
清咸同間購輪還輪事件始末記	孫止容
續餘縣志文獻志序例	王集成
萬曆野獲編校補	王立中
史讀考異	張樞
許氏說文所稱別國殊語揚子方言異同條證	李道中
四庫著錄浙江先哲遺書目	毛春翔
館藏善本書志	夏定域

定價

零售每冊六角 全年四元 郵費在內 浙江圖書館發行

天台山遊記

李書華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下旬，在京與吳稚暉蔡子民兩先生約定於是月二十八日同經杭州，出遊天台雁蕩。吳蔡兩先生，早歲奔走革命，足跡幾遍全球。近十年來吳先生已遍遊國內名山大川，行踪所至，東極於海，西暨川陝，南入雲貴，北抵蒙古。就名山而言，凡五嶽及黃山匡廬天目三峽峨眉諸勝，均已先後登臨，其未至者獨天台與雁蕩耳。往者數約余同遊，然皆未果，及今乃得重提舊事，相偕一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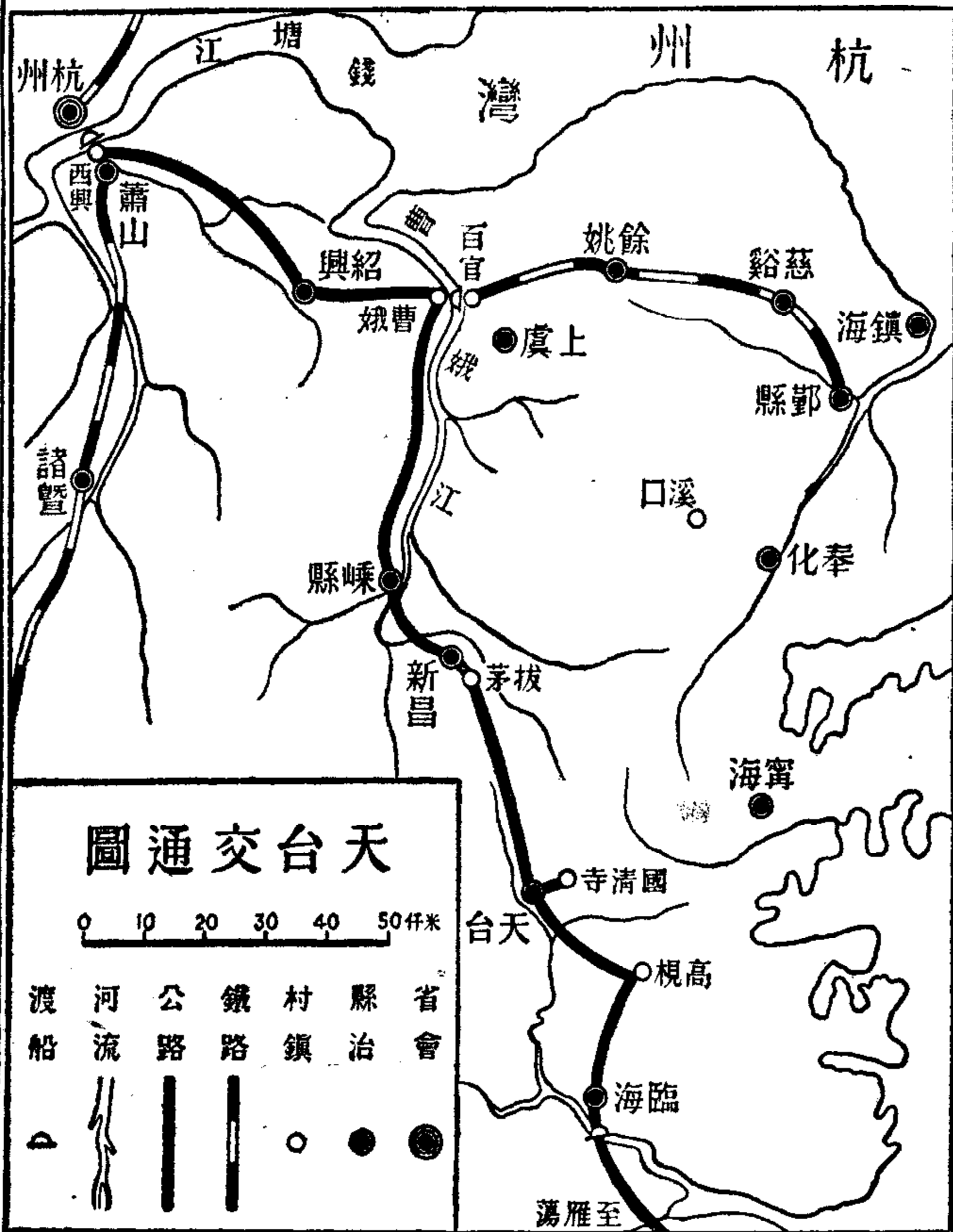
三時，由滬乘京閩特快通車赴杭，車中遇熊秉三先生及夫人。七時抵杭，適值天雨，徐季蓀先生（錫驥）到站相接，告以蔡先生及蔡夫人已至其宗，及相偕去站，同至徐宅，晤蔡先生，始知季蓀先生已為余等備妥住室。晚餐畢，聚談至夜十時半始寢。是夜大雨不止。

吳先生今年七十有二，碩壯無朋，喜山行，日行七八十里，仍毫無倦容。蔡先生少於吳先生兩歲，精神矍鑠，遊興至濃。余此行得隨二老之杖履，增加遊山之經驗，為至幸也。

第一日 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由滬搭火車赴杭

廿五年四月廿七日，蔡先生及蔡夫人由滬乘汽車赴杭。余則與吳先生於是日下午



季蓀先生乃烈士徐錫麟先生介弟，少歲留學日本，治藥學，歸國後，自製藥品極多，蓋能以所學致用者。暇時輒喜遨遊山水，聞其自天台雁蕩歸來未久，而仍願作導遊同往，盛情至可感也。徐宅在杭州大方伯銀鎗巷，即廣濟醫院之後。曾憶民國廿三年二月，余與翁詠霓先生同遊西安，出席北平研究院與陝省府合組之陝西考古會第一次會議事畢，余回平，詠霓赴京，於京杭國道中覆車受重傷，即在廣濟醫院療養。余於是年四月間，與任叔永高曙青兩先生，由丁在君先生之引導，曾一視詠霓傷。今舊地重遊，而在君逝矣，往事回思，不禁有鄰笛山陽，黃墟再過之感。

第二日 四月二十八日

因雨留杭

晨六時起，本擬於此時起程赴天台山，因雨仍未止，遂不果行。是日稍涼，氣溫攝氏表一六度。稚暉先生因眼疾小作，偕余至廣濟醫院對門之杭州藥房購硼酸水一瓶，用以洗眼。旋即回徐宅，因雨大，未再出門。下午雨仍未止，蔡先生仍留寓中。吳先生與余乘人力車，至西湖湖濱第二公園散步。信步至西園茶社樓上

品茗，俯臨湖光，至足悅目。遊興驟發，不可遏抑。遂與吳公下茶樓，覓小舟徜徉於煙波浩蕩中，水天一色，直視無際，此身如在圖畫中矣。及蕩舟至樓外樓，即舍舟登岸，逕返徐宅，時已傍晚，萬家燈火矣。飯後，九時半就寢。

第三日 四月二十九日

由杭赴天台山晚宿國清寺

晨六時起，天仍微雨，室外溫度攝氏表一五度。吳蔡兩先生暨同遊諸君，以天晴無期，遂決意冒雨前行。今晨杭州報紙載有稚暉先生遊杭新聞，文長至半頁，所記事亦極詳盡；如云在某某茶館吃茶一杯，小洋一毛，又在某地吃麵食一碗，小洋三毛，同時又遊靈隱寺等詞，蓋皆出之意造，迥非事實也。

晨八時四十五分，余等由徐宅動身，分乘汽車兩輛，一係蔡先生自用車，一係賃自浙省公路局。是日同遊者六人，蔡先生及蔡夫人，吳先生，徐先生，陳仲瑜（政）先生及余也。仲瑜爲北大舊同學，曾服務鐵部，時正寄居杭州。

留杭兩日，徐宅菜蔬異常豐美，點心亦極講究，因

之兩日口腹工作，極爲緊張；而季蓀先生更殷勤款待，使余等有如歸之樂。出發時，更爲備精美食品，以爲山行之需，其用心周至，使余今日思之，猶覺不能忘情也。

晨九時至浙江第一碼頭，即錢塘江之杭州碼頭。時雨漸止，余等汽車乃登至渡船上渡至彼岸。按渡船係兩個大木船平列接連而成，其前則以汽船拖之而行，此種渡船，乃浙江建設廳所主辦。余於民國廿一年由杭赴紹，曾於此處坐渡船一次，此爲第二次矣。現時第一碼頭之上流，正在建築錢塘江大橋，此橋築成，行旅常極便利。

晨九時半，渡船開行；九時五十分，即達錢江東岸之錢江義渡碼頭。此處爲浙贛鐵路之始點。十時汽車由碼頭向東開行，經蕭山縣城，至衙前，有沈定一先生紀念塔及其造像，巍然獨立。更前爲阮村，柯橋，西郭，過此乃達紹興城西站，時爲上午十一時零五分。紹興爲春秋時越國國都，浙東之名城也。紹興有汽車站三：西站居其一，餘二站，曰北海，曰五雲。蔡先生舊居在城內筆飛弄，距北海站甚近。蔡先生謂：『筆飛弄相傳爲王右軍擲筆處。昔王右軍以書名，求書者踵相接，王頗

厭之，擲筆於地，筆旋飛去。此亦齊東野語，無可徵信，以之作茶餘談料可也』。出紹興城東行，過東湖，爲昔時鑿山開石所成。陶心雲先生濬宜別號礪山者，就湖築別墅而居之，別構仙桃陶公諸洞。復創東湖書院，後改稱通藝學堂。以建築精巧，別具匠心，又饒天然風趣，故近日已成紹興名勝，爲遊旅所樂道。今主管其事者，爲心雲先生之孫，陶緝名先生；克紹箕裘，上繼心雲先生之志，亦可爲此名勝慶矣。余於民國廿一年六月，來紹遊蘭亭禹陵諸勝蹟，曾居東湖三日，得從容領略佳勝，至今猶感賢主人不置。

紹興，業酒之肆甚多，盛酒之罈壘壘，觸目皆是。附近水上多小船，船夫坐船尾上，以足搖左右兩船杆，其行甚速。城外野間墳墓頗多，據言棺木皆係平放地面，外包石槨，或覆以土，或露地上。凡此種種皆紹興之特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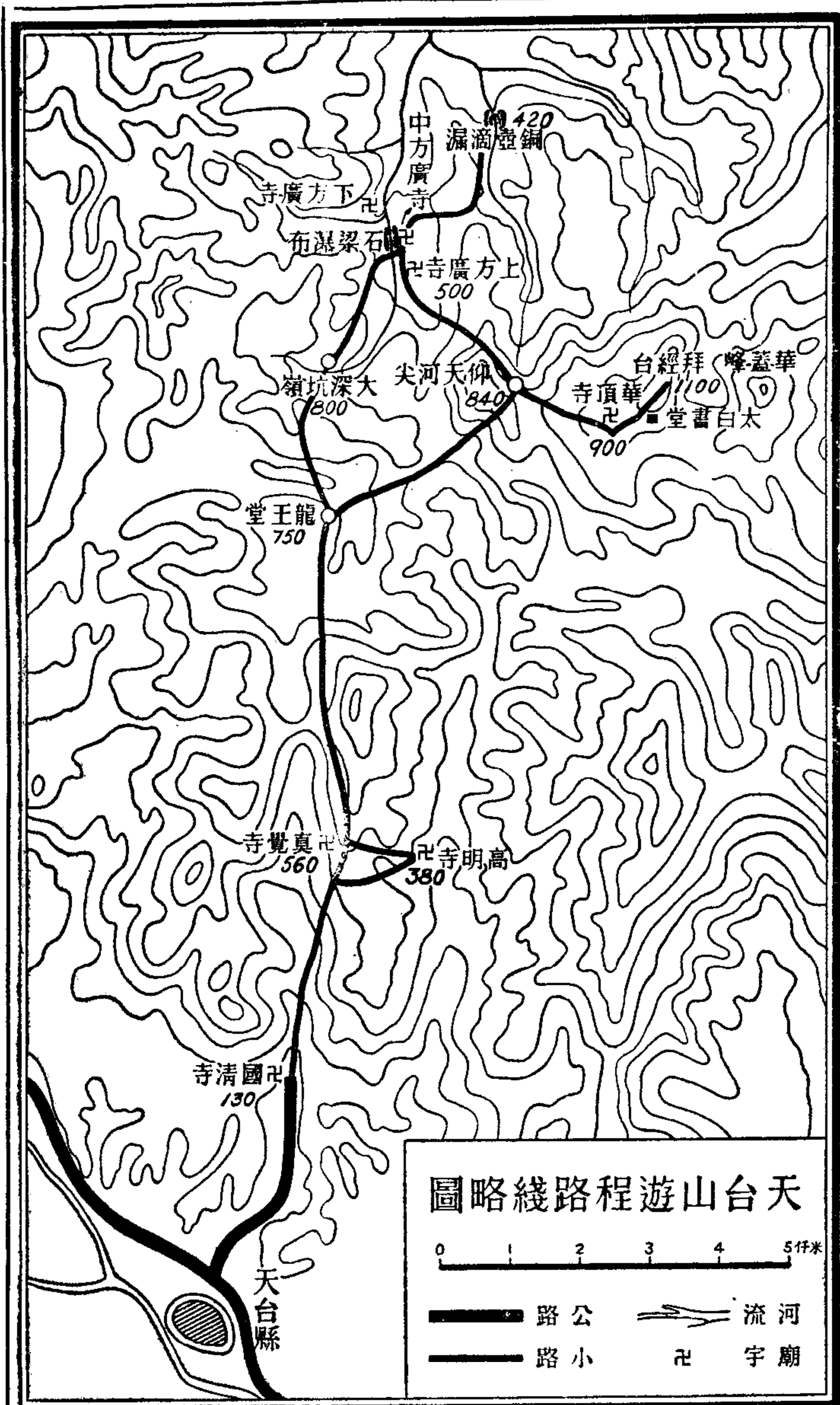
再東進，達曹娥江西岸之娥江站。車至此暫停，余等至江邊，遙見水天一色，三五小艇，錯雜於緩流之上，如孤雲出岫，任其所之，心胸爲之一爽。江之東岸爲百官，火車由百官可通寧波。江上無橋，汽車過江，

須用渡船載渡。此時季蓀先生取出所帶來之點心，牛肉乾，糖菓，豆腐乾，蜜橘等物，與余等分而食之。

正午十二時，乃開車向南行。公路距曹娥江甚邇，與江平行，路直且坦，其寬可容兩汽車並行。浙省公路四通八達，洵為各省之冠。由娥江站起身後，天忽陰雨，但未久即止。沿路多黃杜鵑花，田中多烏柏樹林。

烏柏樹果實之油，可以用之製蠟燭及肥皂。用此油所製之燭，純係真素，故寺廟祭神咸購用之。
過三界站後，即有往來竹排及皮籠。竹排為竹所製之筏，放之水上，其行極速。皮籠為長方形之轎，以兩人抬之。

下午一時二十分至嵒縣，渡剡溪橋（在曹娥江上游）。



圖略綫路程遊山台天

0 1 2 3 4 5 千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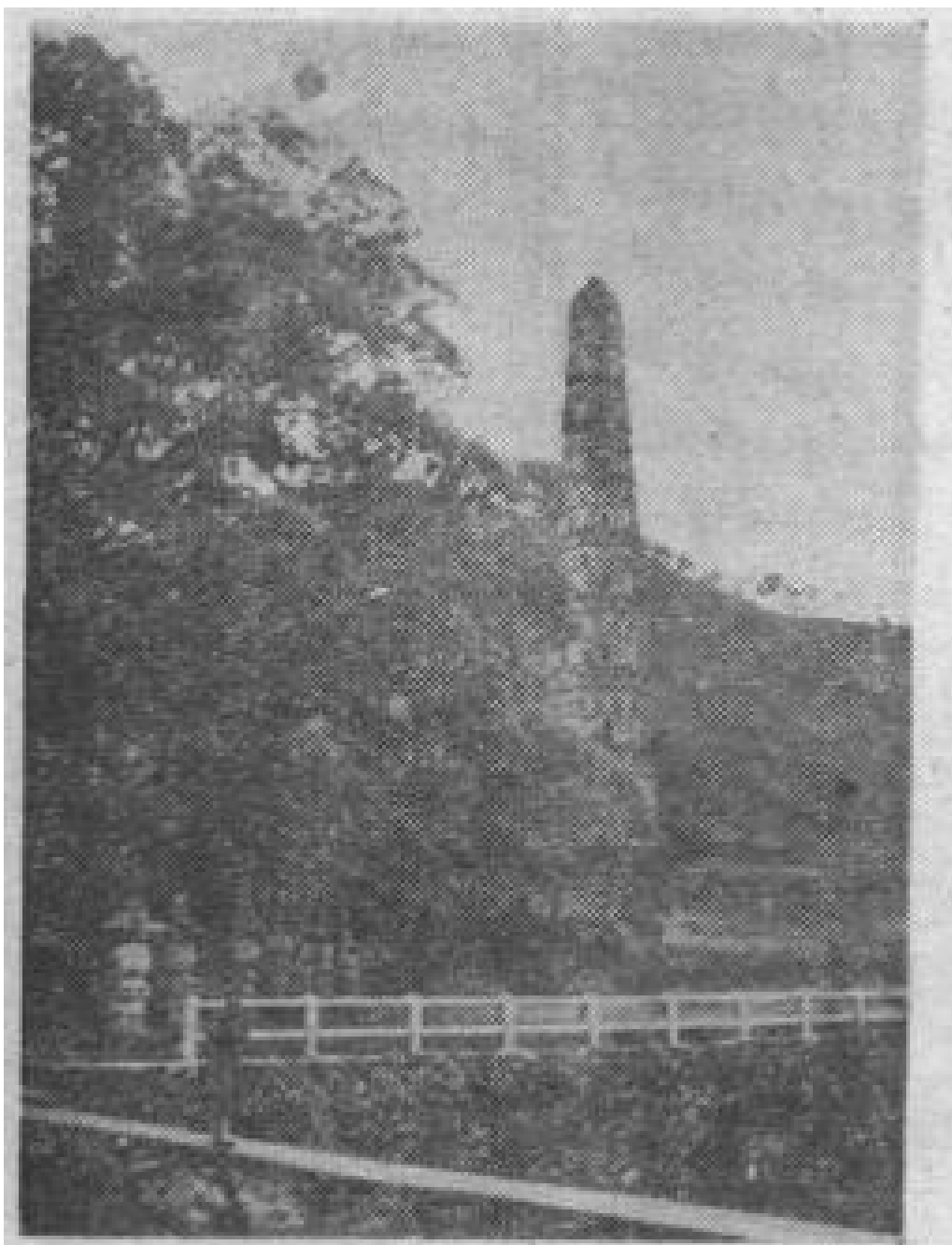
公路 河流
小路 廟宇

一時四十分抵新昌，稍憩。一時五十五分復前行。二時五分至拔茅；此處公路有岔道二，東道可達溪口寧波，東南道可達天台。二時半至會墅嶺，因連日天雨，公路旁土坡之石子及土塊，被雨沖下，車行

至此，大感不便。是時，司道工人，正在修理，因道不平坦，汽車至此，發生阻碍，修路工人，幫同推行，得以勉強通過。經會墅亭而達會墅嶺之最高頂，海拔三六〇米。嶺上多紅色杜鵑花，燦爛眩目，亦足以啟發遊興也。旋達關嶺，海拔三一〇米。過關嶺而下，漸次至平原。三時四十五分過天台縣城，旋向左轉灣，取道支路，於三時五十五分抵天台山之國清寺，海拔一三〇米。此時氣溫為攝氏表一八度，寺門則南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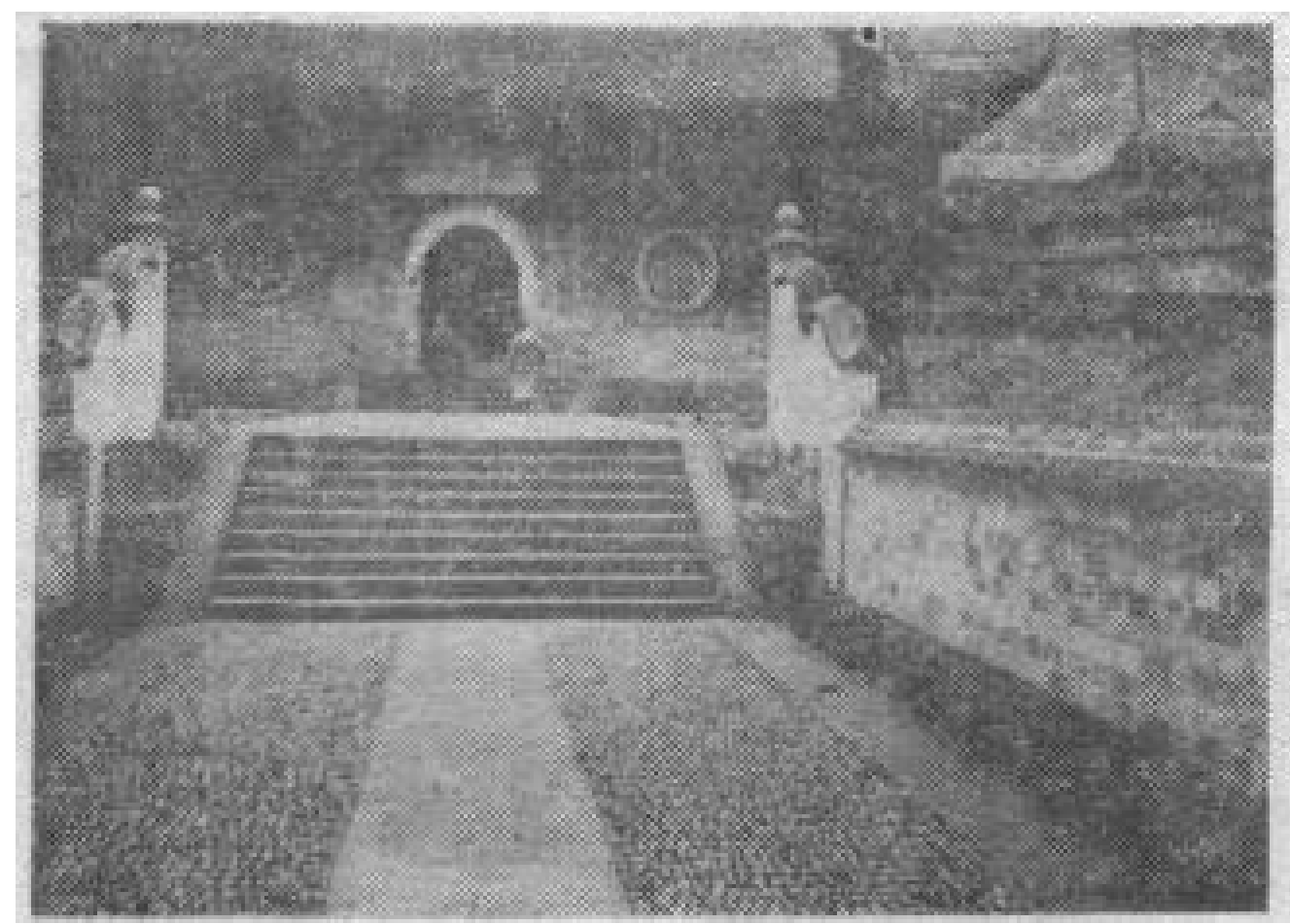
考國清寺建於隋開皇十八年，寺圖為智者大師所勘定。隋煬帝為晉王時，始命王弘督工監修，時智者大師已於二年前圓寂矣。按智者大師為天台宗始祖，名智

顓，字德安，
 穎川人；年十五入沙門；陳宣帝太建七年入天台，度石梁，宿定光禪師庵中；隋煬帝為晉王時，最崇奉之。居天台山二十三年，募修道場凡十又二，國清寺其一耳。



塔星七及塔恩報前寺清國
 (一圖)

國清寺前山坡上有隋煬帝所建之報恩塔，塔為九級，高約十餘丈，為六邊形。距大塔不遠，列于道旁有小塔七，蓋皆寺僧墓也，俗呼七星塔。



(二圖) 門大寺清國

震先生所書。

余等於豐干橋畔下車，即見寺僧來迎。余等信步登橋，縱目所之，山光水色，頓使車塵一滌。度橋入寺，首進為雨花殿，鐘鼓兩樓，分峙於左右，而大雄寶殿居其中；殿前柏樟各二株，均極蒼老。寺僧引余等至寺左新建之待客室中，余等分居於樓下。聞邵翼如先生及夫人張默君女士，昨已到此，居於樓上，本日晨已入山矣。樓上下房間極寬闊，能容二三十人，余等居之，亦

寺之四圍，古木參大，濃陰匝地。寺前左右兩深澗，山水流過，潺潺有聲。其上石橋曰豐干橋，過橋即達寺門；所謂『雙澗迴瀾』之勝，即稱此景。又橋南照壁上，有『教觀總持』四字，為王

甚覺舒適。寺中方丈越德（字可興），人極誠篤，相待亦甚殷勤。

稍憩片刻，即由寺僧引導，繞全寺一週。其伽藍殿前，有古梅一株，幹已枯而枝葉尚茂盛，寺僧謂為隋代所植，然在植物家未證明以前，亦惟姑妄聽之而已。次至方丈院，橫額題曰「晉唐古方丈」，為嘉慶時阮元所書。過香積厨，見有大漏沙鍋，直徑丈餘，亦奇觀也。

三賢祠在大殿之右，內奉豐干、寒山、拾得三子；三子者，皆唐代高僧也。旁為羅漢堂，奉五百羅漢像。前為三聖殿，祀勢至、釋迦、觀音三像。殿旁嵌有王右軍書「鵝」字石刻，乃曹掄選補書者。寺前一院，亭

池宛然，有石刻「魚樂園」三大字。復前行，過豐干橋



右至左自 院前寺清國
民子蔡 暉稚吳 蔭季徐
(三圖) 瑜仲陳 章潤李 人夫蔡

左轉，沿溪岸行半里許，始返寺。時已天晚，季蔭先生已預將所帶來之各種食品，分置棹上，每人一份；並購

得大新竹笋二根，烹以佐餐，其味鮮美異常，聞此笋即產自此山中云。

進餐時，談及食菜所用之筷子歷史。蔡先生云：「漢張良時已有箸，箸即筷子。筷子之流行普遍，係在六朝時。南方行船要快，而古時「箸」字之讀音，與「者」「遲」同，故後改「筷」從「快」。又如行酒令之「快喝酒」取喝酒之酒與「九」同音，但「九」與「久」又同音，恐船遲到，故加以「快」字。蓋均船上尋常所說之語」云云。筷子本為每人所用之物，但知其歷史者甚鮮，因特為記錄。飯後已九時，稍憩即寢。

第四日 四月三十日

遊高明寺真覺寺拜經台晚宿華頂寺

晨六時半起，氣溫攝氏表一六度。昨夜小雨纏綿，今晨仍未放晴，寺僧已代雇安藤轎六乘。早餐後，已七時半，同乘轎出發，吳先生亦破例坐轎同行。近七八年來，余與吳先生遠近同遊，不下數十次，從未見吳先生坐轎，且每次均在他人之前，健步急行，同遊者或為中年人，或為青年人，有時在途中力盡聲嘶，叫苦不置，而吳先生則步履從容，無少倦容。尤憶民國二十二年六

月中旬，吳先生與褚民誼先生及余同遊南嶽衡山，同行尚有胡庶華，余籍傳，張仲鈞諸先生。當時頗蒙湘省主席何雲樵先生盛情招待，事先曾爲備妥轎子，吳先生仍步行上山下山，轎夫不得不抬空轎隨行，吳先生則始終未乘。此次吳先生乘轎遊山，真破天荒之創舉也。

過豐干橋後，沿溪向北行，水流甚急，而地則漸行漸高。山中樹木頗多，而以杜鵑花爲尤夥，花分紅黃兩種。九時十分抵高明講寺，海拔三八〇米，寺後即高明嶺，故名。考此地亦爲智者大師所開，建於唐昭宗天祐七年，初名高明寺，宋真宗大中祥符時，易名淨名寺，後又復舊名；明清兩朝，均復重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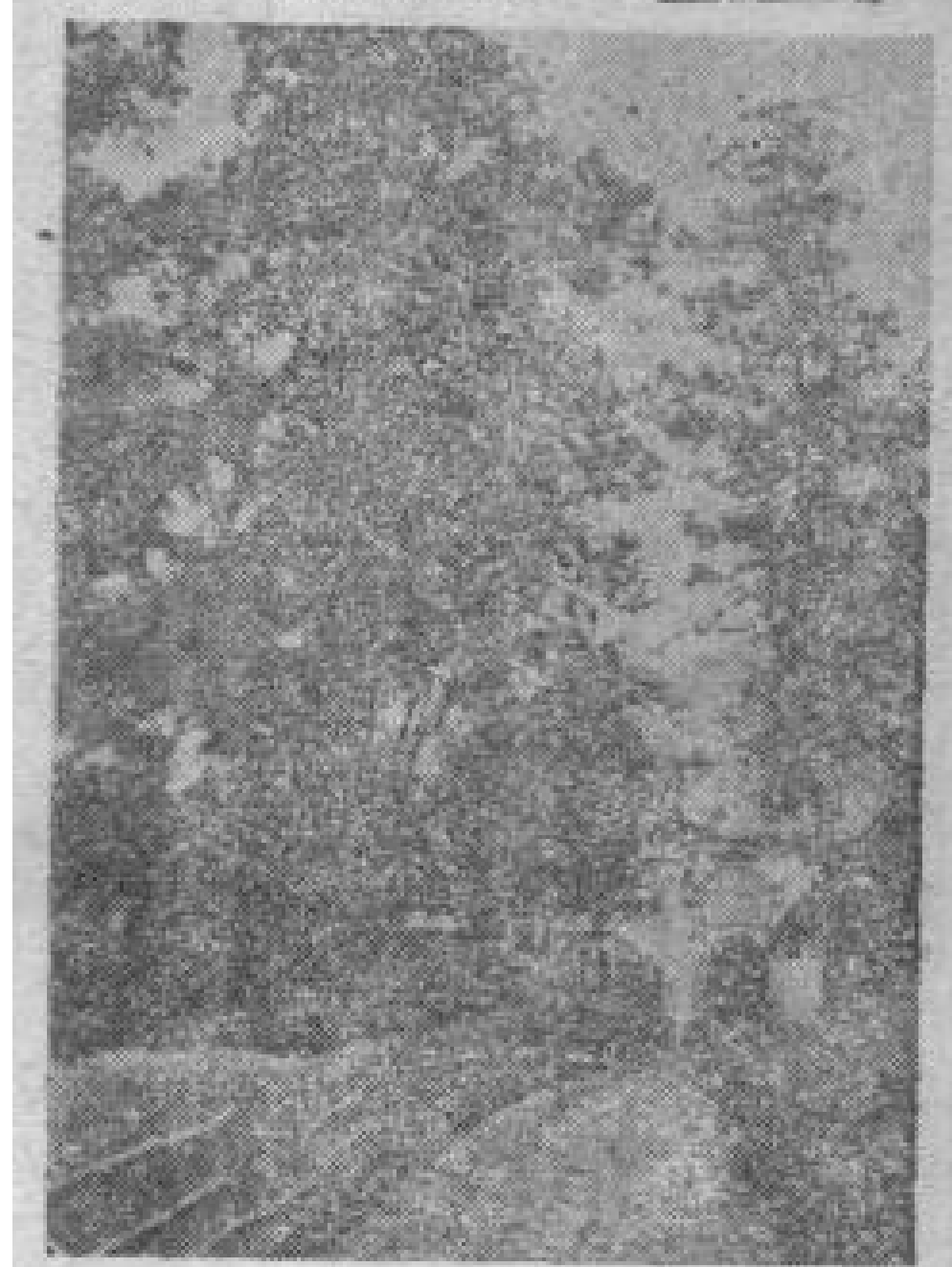
高明寺正殿奉鐵佛三尊，高均逾丈。寺僧見余等至，乃出寺中傳代之珍品四種與觀：（一）袈裟，係絲製品，據云：爲隋煬帝所賜物。（二）紫金鉢，係銅製，徑約及尺。（三）貝葉經，係梵文，計十餘頁，長均尺許，寬均二寸。（四）陀羅尼經，據云：舊者爲智者大師所手抄，今已遺失，現存者爲元通和尙所補抄。寺僧又云：此四物除陀羅尼經已散失外，其他三物，皆智者大師之遺澤，至可寶也。

九時四十五分，由高明寺起程。十時二十五分抵真覺講寺，海拔五六〇米。寺前有唐憲宗元和四年智者大師道場碑，蓋由大慈寺中移來。按大慈寺故址，在東岡，今僅存破屋數楹，亦淪爲民居。真覺寺正殿中，一塔矗立，高約二丈，通體石製，雕刻精巧，油飾亦麗，即智者大師之墓。蓋大師於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圓寂於新昌之大佛寺中，其徒葬之於此，建此塔院；至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始稱真覺寺，又名塔頭寺。

十點四十分，由真覺寺動身。正午十二時抵龍王堂村，海拔七五〇米。此村附近多稻田，蓋平地多也。村有岔路二：一東向，可至華頂寺；一西北向，可至方廣寺及萬年寺，蓋龍王堂村實爲天台山諸路交會處。村中有小飯舖，轎夫在此用午餐。季蓀先生又取點心，分與同遊，以代午飯。

衆進食畢，稍憩，復東行，就華頂道蜿蜒嶺上，頗平坦易行。下午二時至華頂講寺，海拔九〇〇米。是時氣溫攝氏表一二度半。按華頂寺昔稱善興寺，門略向西南。寺肇自晉代，智者大師曾於此禮禪。寺凡數遭大劫，剝落幾盡；近又重修，尙未竣工。已修成之客堂，

(四圖)前門大寺頂華



至為寬闊，兩旁寢室可容二三十人之譜。住持興慈出而招待，略進飲食，即準備赴

拜經台，一遊天台絕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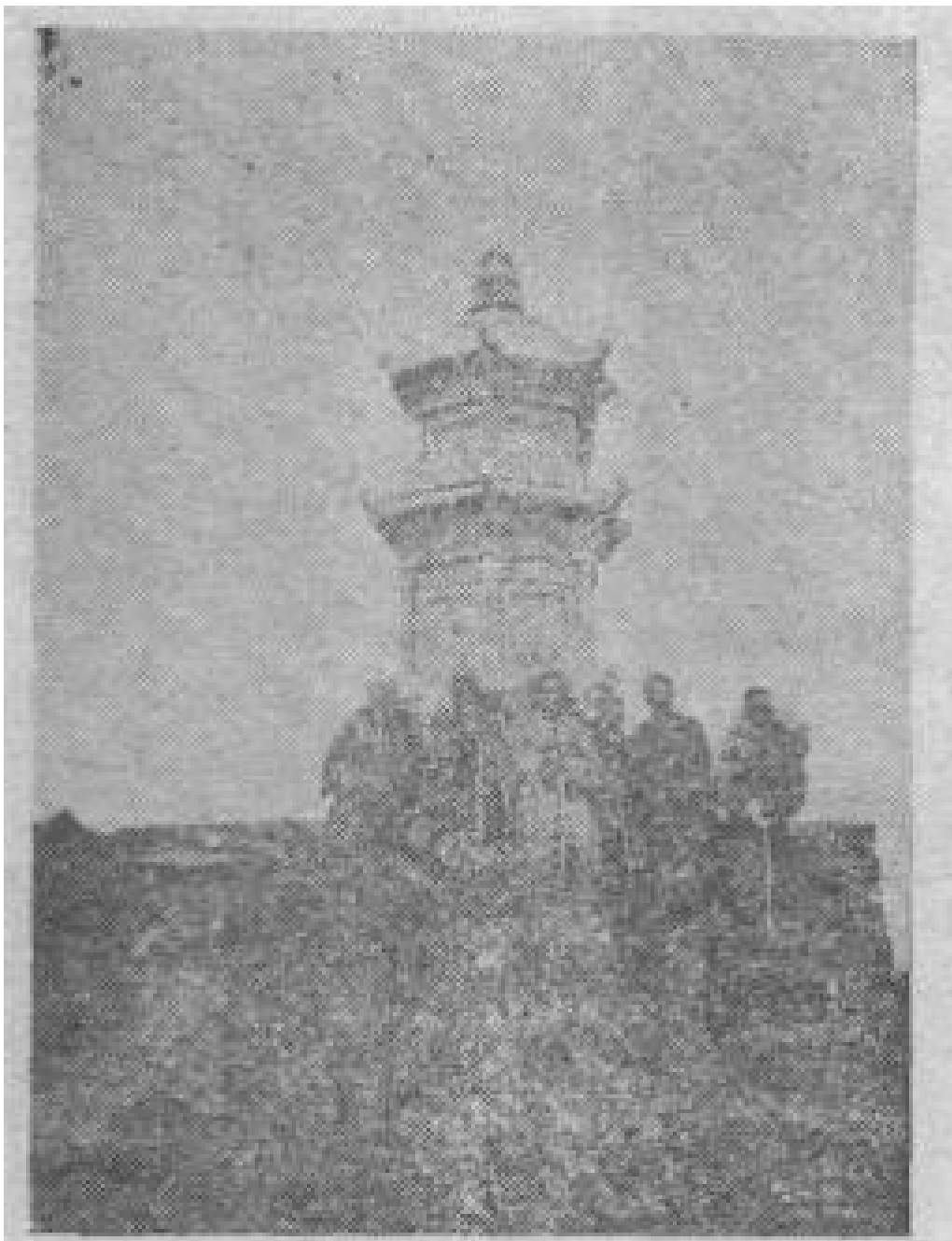
下午三時四十五分，由華頂寺赴拜經台，蔡先生及蔡夫人乘轎，餘者均步行。路雖漸高，而道則平坦易行。夾路多婆羅樹，亦此間特產。途經太白堂未停，準備下山時再遊覽，蓋急欲先登峰造極也。

吳先生至此遊興益豪，大步前行，衆隨其後。吳先生遊山，每喜由險路而行，尤喜于荆棘中攀登而上，一般遊人所行之山路，先生則不欲行也。此次由華頂寺至拜經台之路，逐漸登高，然却平坦易行，直如康莊大道，即道旁之山坡，亦無險峻難行之處。吳先生至此，亦無由償其宿願，惟以其自然之大步，與其習慣之急行，先衆人到絕頂而已。季蓀先生謂：『吳先生無所爭，必也走乎』而同遊亦竟無能對此下句者。

下午四時十五分，抵拜經台，即華頂峰，為天台山之絕頂。相傳此地為智者大師拜經處，故以是為名。以高度表測之，知其地為海拔一一〇〇米。山頂有庵。入門有『隋智者大師拜經處』題字刻石，又有石刻『天台第一峯』數字。庵前有短石碣，刻『拜經台』三大字，已破一角。余等至此石碣上，置大碗一，滿盛以水，使一眼在碗後與水面齊，沿水面之延長線(水平線)對準周圍各峯測視之，則見羣峯皆略低于此水平線，以是知此峯確為最高。居高遠眺，曠然四望，俯視諸山，層疊羅列，心神



碣石之(頂絕山台天)台經拜 (五圖)



拜經台之後降覽塔自左至：吳稚暉，徐季蓀，蔡子民，蔡夫人
李潤章，陳瑜(六圖)

爲之一快。庵後有塔名降魔塔，乃新建者。余等在拜經台短碑及降魔塔兩處，皆曾合攝一影。

舊傳：『天台山高一八〇〇〇丈，周圍八〇〇里』。

若周圍有八〇〇里，則自山脚至山頂，當有百餘里之數，故有一八〇〇〇丈之說。蓋古人所謂高者，殆指緣山坡由脚至頂之距離而言，與今人之所謂高度或海拔者絕對不同也。

考天台山之名，始自內經山記。天台縣志云：『天台頂對三辰，或曰當牛女之分，上應台宿，故曰天台』。至於台之爲郡，推原於漢，唐改台州，而天台故始豐地，至宋太祖建隆時，始改爲天台縣，蓋均以天台山而得名也。

遊畢，旋即下山，過太白書堂，以其無甚可觀，稍留即去。傳李太白昔曾遊此，後人附會，爲建此堂。堂前有池二：一稱龜池，以池中有石隆起如龜形，因以得名；一稱墨池，相傳爲王右軍洗筆處。殆皆虛設之詞，非史實也。

回華頂寺，進晚飯，於寺中又得許多鮮笋，蔡夫人與季蓀先生同任烹調，菜味至美，大飽口福。吳先生笑

謂：『不但遊山，今日吃山矣！』語頗解頤。飯後，九時就寢。

第五日 五月一日

遊方廣寺，石梁飛瀑，銅壺滴漏，晚宿國清寺。

晨六時，天晴，室內溫度攝氏表一二度。七時起程赴石梁，下山之路，甚易行。時滿山紅杜鵑花盛開，如笑臉相迎，使余等頓起美感，精神爲之一振。

八時二十分，抵方廣寺。晉時曇猷尊者曾在此結茅庵，宋徽宗建中靖國時建寺。初有上方廣下方廣二寺，石梁介乎其中，曇花亭則在石梁旁，後改稱曇花亭爲中方廣，自是方廣乃有三寺。

上方廣寺坐西向東，附近樹木甚多。寺前金溪，水由南向北流。僧塔七座，排列於寺前。過橋入寺，殿中十八羅漢像，雕塑至工且巧。正殿之後爲方丈，其左爲羅漢堂。余等略一瞻仰，即步行循金溪，赴中方廣寺。金溪隄上綠陰蒙密，鮮花雜綴，溪水激盪，其聲甚大，景之清幽，信足以娛悅耳目也。

過橋右折而下，至中方廣寺，海拔五〇〇米。沿寺



石梁飛瀑(吳稚暉先生攝贈) 坐溪石上者：徐季蓀，李潤章。

外之石級而下，即至石梁東端，俯觀深潭，清冽逼人。上流金溪至此，與西來之大興坑合流洶湧，從石梁洞瀉而下而為大瀑布，即石梁飛瀑，高約二十丈。而飛瀑上之

石梁及其西端之銅龕(邵翼如寄贈)(圖八)



石梁，乃一天然巨石，東西向，架於兩岩之間，長約三丈，厚約丈許，寬約一尺，其狹處僅五寸。石梁西

端有銅龕，高三尺餘，銅龕後有大石壁立。

石梁之南，鐫『前度又來』，下方刻『萬山關鍵』。

旁有康南海所書『石梁飛瀑』，挺秀可喜。餘字尚多，已不復憶及矣。

中方廣寺坐東南，略向西北。寺中客廳旁有客房三間，各有寢榻四五具，可容旅客十餘人。客廳對面正東懸『曇花亭』額。客廳西窗，下臨石梁，推窗一覽，則全景皆入眼簾中矣。壁上懸傅沅叔先生所書橫條，中有

『奇情壯采，冠絕宇內』之句，即為石梁瀑布而頌也。

余與吳先生順石梁左側之小路而下，過竹林，登溪石，仰觀石梁，如橫懸空中；而瀑布飛流，從空而下，聲振耳鼓，水花四濺，如細雨然。少頃蔡夫人，季蓀，仲瑜兩先生亦至，蔡先生則獨留中方廣寺未來。余與吳先生在此攝影多幅，以誌印痕。

石梁前對仙筏橋，余等登橋仰望，益見石梁飛瀑之奇偉。吳先生謂余等曰：『此橋若名之曰觀瀑橋，似覺名實相符。倘橋旁再建一觀瀑亭，以為遊人品茗觀瀑之所，則更完美矣』。下方廣寺距此甚近，亦為東向者；余等以將近飯時，過門未入，即回中方廣寺，用午餐。

十二時半，由中方廣寺動身赴銅壺滴漏。出寺門東轉，越嶺而下，沿溪行，過銅壺村；復前行，則一峻嶺峙前，下轎行，即達所謂銅壺滴漏者，時已下午一時半矣。此地海拔四二〇米。水由石崖絕頂之石縫流下，成大瀑布，高約四至五丈，直注入潭；由潭中流出，復折而下降，又成瀑布，高約十餘丈，注入又一潭中，由潭再瀉至坑底。由頂至底，凡成三級，絕崖石縫，宛似無嘴水壺。蓋以水流摩擦，而痕跡日深，名之為銅壺滴

漏，不過取其形似，而實不相似也。飛瀑直下，稍類石

梁，但雄偉稍遜，不能與石

梁爭奇。旋下

至澗底觀水珠

簾。所謂水珠

簾者，以水下

落，變為泡沫似珠簾。余等乃据石而坐，玩賞久之。復

由原路至一茶亭，稍進茗。於一時五十五分，復乘轎動

身。

二時五十分回抵中方廣寺，略用茶，三時五分又動

身。越橋向西南沿大興坑山溝而行，左右皆山。三時五

十分，至大興坑嶺。稍憩，復前進登至嶺之最高點，海

拔八〇〇米。復下嶺南行，過龍王堂。再南行，於六時

二十分回至國清寺。邵翼如先生夫婦，已先余等而歸，

見面暢談，互道山中所見。晚飯後，九時就寢，並準備

明晨偕遊雁蕩。

餘論

總余此遊所見，以石梁飛瀑之雄奇，堪稱此山之絕

勝；風景則以方廣寺一帶為佳，寺宇以國清寺規模最

大。按山中諸廟，僧寺為多；惟桐柏宮則為道士廟，惜

以時間太逼，未獲一遊。此外赤城山螺溪石笋萬年寺桃

源亦未一至，留俟異日。

此遊承季蓀先生熱誠招待，轎金及寺廟膳宿與小包

車各費均為代付，令人銘感不已。

天台山交通便利，逐日由杭州至臨海（台州）有直達

之公共汽車，經過天台縣城，下車轉國清寺，至為捷

近。

此記承張江裁先生整理稿件，李至廣先生參照北平

研究院及地質調查所所存地圖，繪成天台交通圖及天台

山遊程路線略圖，并此誌謝。

二十五，八，十二，北平。

克行

王夢揚

程

張玉光

三則

全

華月

第八卷 第十二期
民國廿五年七月廿日出版

平等的最後呼籲……
回教的經濟制度天課……
回教統治下之西班牙政治社會制度志
山東荷澤侯集馬崑鵬母十週年紀……

全年三十六期 定價八角
北平東四牌樓華報社發行

坊間通行一般本國地圖的錯誤

郭敬輝

一 引言

坊間一般通行本國地圖，內所勘繪，多失之未確。蓋其選材，既非精審，而整理又少斟酌，亦不過互為抄襲，輾轉相因而已。故其結果，畫圖既未能完全確切，而人地關係，又不明顯，每予讀者以誤謬觀念。地理之觀念不真，國民思想亦因之多謬，言其甚者，如近人侈言建設，竟有欲馳汽車於長城遺址，引渭水於陝北高原者。諸如此類，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凡如鐵道路線之妄畫，沙漠墾殖之空言，皆由不明地理所致，圖學不精，其害可勝言哉（註一）。再就另一方面言，人地關係不明，教學者多失之無徵，而就學之士又復混淆不明，是非莫辨，以致一誤再誤，使多數初學地理者，日成其誤。故地圖不精，乃教學上之一嚴重問題，其有害於學子，非可以尋常比也。爰將坊間通行之一般本國地圖，僅就管窺所及，謬誤之昭昭者指摘一二：

二 山的錯誤

中國昔日堪輿家，龍脈之說，在一般舊頭腦中，

印象極深，誤人亦甚，外人謂華地理學者，窮於水而輕於山，即據此也。如『兩山之間，必有一川』，『兩川之間，必有一山』，『山之所趨，水亦從之』，『不審龍脈，不辨江源』，『連山之側，衆水所匯』等語之誤會，每遇一分水界，即施以暈滯，取其一著名之山峯而名之，幾成爲製圖的原則。彼不知山脈自山脈，分水分水，絕非理想可武斷。蓋近世以來，科學昌明，治地學者，側重實驗，山脈研究，漸歸重於地質構造。故今之地學，大都就山之成因，分爲1.褶曲 2.拗褶 3.斷層 4.噴積 5.侵蝕等五大類。分水構成之山脈，僅限於侵蝕山岳一種，若褶曲拗褶及斷層所成之山岳，大多爲流水所橫斷，則與分水之說，大相背謬。如秦嶺固屬江河之分水嶺，而太行山脈則有滹沱漳淇沁諸水橫斷之，此現像乃人人所共知者。今就坊間一般本國地圖，錯誤之點，舉之如次：

（一）四川岷江大渡河間之印徠山脈，岷江涪江間之鹿頭山脈，涪江嘉陵江間之劍門山脈，與河流成平行

狀，皆出於理想。按四川山脈，多自東北走向西南，與河流作交截狀。翁文灝云『四川地形最可貴之規律，即紅色沙岩盆地中，屢生由東北走向西南之背斜構造，每一背斜皆成一脈；每一背斜與河流交截之處，即成一峽。反之，每遇一峽，即為山脈與河流交截之處。凡此公律，百驗不爽。……從此更可明瞭，如嘉陵江河流，自西北流向東南，其方向實與山脈相交截，而不平行。由此可見，坊間地圖所繪，若干西北方向與河流平行之山脈，實皆向壁虛構；曾遊四川者，當不難深明其誤也』（註二）。

（二）坊間地圖西康省之東半部，與雲南省之西北部，有六條平行的橫斷山脈，和幾條順谷而行的大川，觀之甚為整齊。但按之實際，西康山脈，極為雜亂，且橫斷山脈，為昔龍脈時代之傳統遺名，故山之組織，尙欠研究。近人任乃強之橫斷山脈辨，駁之極詳，其大概：1. 西康高原，東南邊際為一大褶曲帶，其褶曲軸由東北向西南，凡數大支，約略平行，在高原邊際構成若干雪峯。2. 西康高原西北部偉大山脈，皆由自西北走向東南之褶曲帶所成，在北者為巴顏喀拉山脈，在南者為

當拉山脈，中間為噶拉山脈，三脈並行，至高原中心；巴顏喀拉折向東，當拉山脈折向南，噶拉山脈擴為帶形，直抵理塘草原。3. 西康高原西南諸山，為包繞喜馬拉耶東端之弧形褶曲帶所構成。4. 西康主要山脈，皆成於地殼之褶曲與斷層，雖亦有成於侵蝕者，但卑小不著名。5. 西康內部有三個穩定區，即理塘草原，俄洛草原及納奪草原是也。此三部分無顯著之褶曲，亦無偉大之山岳，所有山陵，皆由侵蝕作用而成。6. 西康高原，北高南低，故高原之水，平行南流，非地殼之褶曲軸皆南北向也。世所謂之橫斷山脈，只能代表西康之分水線，不能代表西康山脈之構成。大雪山脈素龍山脈寧靜山脈或雲嶺山脈等名稱，尤不妥當（註三）。由斯以觀，則坊間地圖之六條與水平行之橫斷山脈，皆誤以分水線為山脈者也。

（三）普通地圖陝西省渭北一帶，渭水與涇水之間，作一山曰隴山，或曰岐山山脈，涇水與洛水之間作一山曰橋山山脈，洛水與黃河間作一山曰梁山山脈，諸水方向，皆自西北流向東南，故以為山脈之方向亦稱是。按之實際，則地層走向，及地面形勢，皆作東北趨西南，

或東北北至西南南，或南北方向；獨自西北趨東南之方向，則未之有也（註四）。蓋陝北高原，有許多地方，因為受了連續不斷的侵蝕作用，造成了深谷縱橫，行旅極端不便的地形，但一登山頂，則又恍如平地，所以陝西人稱原而不稱山，就是此意。有些地方，因為剝蝕進行較緩，或土性較堅，整個的原野地形，還保存不壞。（註五）以其西北部地勢較高，故陝北之水，大多皆自北而南流，或自西北而東南流，中經崎嶇不平之邱陵地，實無脈絡可尋。故所謂梁山橋山者，山則有之，山脉未可據也。

（四）喀喇崑崙山脉，國人向指為崑崙山脉之一部，坊本地圖亦將二者合而為一，但經德人費里比氏（Dr. de Filippi）之調查，謂喀喇崑崙山脉與崑崙山脉，並不為同一山脉，二脉之間，尙夾有四五千公尺之高原，喀喇崑崙之主峯與崑崙山脉之主峯，二者相距尙有四百餘里，且前者自西趨東，後者自西趨東南。但坊間地圖所繪，崑崙山脉，上接喀喇崑崙山脉，與實際不合，當不適也（註六）。

（五）湖南江西之間，中國通常地圖，多畫一南北向

之山脉，以為湘江流域與贛江流域之分水，延長直至長江附近，名之為羅霄山或幕阜山脉。在地勢上言之，惟崇義桂東之間，向北至寧岡以西，蓮花以南，確有南北行之崇山，高至一千五百公尺至二千公尺左右，屹峙於湘贛二流域間，並為二省分界，勢極險峻，此即羅霄山或萬洋山也。但自此以北，在贛則有禾袁錦修諸水自西東出，在湘則有攸淥瀏汨諸流，自東西行，二省間實多東西互通之谷道，而最高峯實際並不在二省界上。例如高至一千五百公尺之武宮山脉，實在宜春萍鄉以南，略成東西方向，而貫通二省之萍鄉醴陵間大道，則高度無過三百公尺者。自此以北，間有一千公尺上下之幕阜山為二省界，然形勢已較為散漫，蜿蜒而為湖北東南部及江西西北部之邱陵。其中較為雄峻者，如星子之廬山，高一三五五公尺，孤挺於鄱陽湖畔，自湖中仰望，彌形峻拔。由上約述，可見江西諸邱陵，實與羅霄山脉不必連為一脉也（註七）。實則江西湖南之間，地層走向，皆作東西或東北西南，湘東之汨瀏淥攸，贛西之修蜀吉章諸水，皆循此方向，惟因湘贛二巨流，自五嶺而南下洞庭鄱陽二湖，匯集衆水，侵蝕較淺，二省之間，遂有分

水，然殊未有南北走之山脈也。而此等地圖竟以分水誤作山脈，誠爲可哂。

(六)外蒙肯特山，坊本地圖所繪多作南北延長，爲圖拉河及克魯倫之分水嶺。按之實際，其地形及地層走向，顯爲東西排列（註八）。其南有阿爾唐烏蘇桂山，由東北向西南行，與肯特山脈構成一丁字形，圖拉河及克魯倫河各在其一腋中出之。是則此等地圖當有誤也。

(七)嘗觀多數坊本地圖，圖之末每書有中國山脈系表，將全國山脈，總之於一，極爲誤人。如昔之學者，以爲泰山連於秦嶺，今人則以爲連於長白，而坊間圖表即就此說繪製。實則泰山之成因，由於泰山與蒿里山之間，有一道斷層，東昇西降，將蒿里山底下之變質地層提昇上來，成爲泰山。坊間地圖所以錯誤者，蓋因泰山可連於秦嶺，自無不可越海而聯於長白。前清帝王，遂亦創泰山導源長白之說，以自尊其發祥地，一時學者，亦殊無以難之。蓋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形勢相接，人所共知，而自千山摩天嶺，以達長白山，亦固似若相聯也。在今日地質學觀之，則長白與泰山，岩石時代及成因，蓋無一相同者（註九）。此種誤謬，完全誤於群山一

祖之說，簡而言之，『大地上如何構成有祖，有系，有脈之有如生物系統的山岳』，此乃略具科學頭腦者所必發生的疑議。就今日地質學上所發現之已往舊說的錯誤，如泰山不連於長白，已如上述；他如嵩山屬於秦嶺，實則成因時代，各不相同；長白完達聯於陰山，其實長白完達與陰山殆如風馬牛不相及；此皆製圖不依地質，誤於群山一祖之說所致也。

二 水的錯誤

水系不明，對於參考者，有許多不方便處。且河流在地文圖中據有重要之位置，故河流之正確與否，尤當注意。西人嘗謂中國之研究地理者，每忽於山而窮於水；吾則以爲山既忽略，水亦多誤。試就坊本地圖所繪之誤點言之：

(一)長江上源，多數坊本地圖之編輯者，不明其究竟，以致各備一格，多不相同，使讀者不知孰是誰非，殊非合適。按中國自古言江源者，皆泥於禹貢岷山導源之文，謂大江源出岷山，即四川松潘之西北。其後漸知岷江之西，尙有大渡江。至明季崇禎十三年（一六四二），徐宏祖遊歷滇邊後，著江源考，始斷定金沙江爲大江最

遠之源。但中土學者，注意者少。清康熙間，派人偕天主教士，測繪西部地圖，又稱發現江源。其後復經英俄探險家探勘，金沙江源分數支，皆在青海境內。南源出於五千公尺以上之蘇爾根山 (Zurkama)，約當北緯三十四度，其自山北出者曰烏蘭木倫 (Ulanmuren)，山南出者曰木魯伊烏蘇 (Murissu)。北源出於近六千公尺之庫庫西里山脉 (Kokoshli，在北緯三五度以北) 曰楚馬河 (Chuma)。二源相會曰狄楚 (Dichu)，猶高四二〇〇公尺。東南流與黃河上流，巴顏喀喇山脉爲其分水；折向南入西康境，經巴塘西而南下。此乃長江上源之實際情形也。

(二) 羅布淖爾之地位，頗爲近代地理學討論之問題。蓋中國古書早有蒲昌海鹽澤諸名，其在塔里木之下游，亦爲中國所已知。但至十七世紀，清帝命西洋教士測定輿圖，始定其經緯位置。一八七六年俄國普什華爾斯塞 (Przewalsky) 氏，發表此湖在北緯三十九度以上，與中國舊圖之位於四十度以上者，適差一度，矜爲發見。其後斯文赫定等又多所考察，始証其隨時代而南遷，因氣候而縮小。二千年前，其地位確在北緯四十度以北，元季遷至三十九度以北，至民國十三年後，因塔

里木河之改道，與庫魯克河之復活，又向北移，復其原地 (註十)。但觀近來坊本地圖之新疆圖，則多仍本元時之舊，實應改善者也。

(三) 廣西遷江永淳二縣間，坊本有清水江武陵水，南北貫通紅水江及鬱江。其實絕無其事。按內府一統輿圖，紅水江及鬱江間，有一東西方向之山脉，武陵水在其北，北流經清水江，入遷江東北之清水江；南流入永淳縣北鬱江者爲東班江，與武陵水南北分流。桂測量局十萬分之一地圖，兩江亦不相通。實則紅水鬱江之間，山脉橫亘，兩江無互通理 (註十一)；坊本地圖，當有誤也。

(四) 廣東省海豐縣之汕尾，本在海島；坊間通行之地圖，則多誤連於大陸。按之實際，汕尾與海豐陸豐間，應有一江相隔。此江兩端通海，東入碣石灣，西入媽宮之海灣，內府圖名麗江，測量局十萬分之一地形圖，及英海軍部海岸圖，俱有此江，是汕尾本在海島而不連大陸明矣 (註十二)。然坊本地圖無之，當有誤也。

(五) 青海甘肅間之南山山脉 (即祁連山脉) 實際並不似牆似壁，將青海省之北境圍得水洩不通。如黨河疏勒河

弱水等，皆源出青海省之北部，折曲北行，橫斷祁連山脈，入甘肅境。然通常地圖所繪，上述諸水，皆未敢涉青海省境一步。觀之最近所出中華民國新地圖，不難明其涇渭也。

(六)寧夏省之玉海，本在北緯三十八度五十六分與東經一百零三度十一分相交之地，接近甘肅邊境，有郭河入之。但坊刻地圖，誤繪於北緯四十一度處，與事實相差數百里；郭河亦隨之延長。此皆為與實際不相謀者。

(七)西康之號為大川者之博藏布江，實無此水。按此地帶，有阿蘭多河（註十三），在西康嘉黎西之康藏界上源出之，東南流至雅魯藏布江彎曲處之北，有博楚河源麥科之西北，向西北流來會之，南下於北緯二十九度五十一分與東經九十一度相交之處入雅魯藏布江，全長亦不過八百餘里。而坊間地圖反名之曰雅魯藏布江，下經雲南省，入伊拉瓦底江。而伊拉瓦底江，其最北源尚在西康界之南，但坊本地圖，竟又以博藏布江為其上源。此皆與事實相差過遠，想係製圖時未加審查與參考可靠之材料，而只互相抄襲以成之乎？

(八)其他如岷江之源，並非遠在四川青海界上，乃在北緯三十三度左近，與黃勝關相去不遠。大渡河在西康境內，由丹巴之北入蜀境，丹巴即居其源。但坊刻地圖大渡河在丹巴之南，即入四川境，丹巴反距此水甚遠，與實際情形不合。並青海省及康藏高原之水系，編者亦不知探其究竟，因之各具一形，多不清晰，更非正確。更有妄作虛線，以示無可無不可者，頗逆製圖原則。蓋科學精神貴在確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絕不可妄作虛線，誤己誤人也。

四 方位之錯誤

坊間通行之一般本國地圖，其方位多根據於清季所出之舊圖，然此等地圖之各地方位，多為西洋教士所測定，其弊在當時所用測量器械不精，與測繪時貴量而不貴質，故其勘繪，多不正確。而後起者復不據可靠新資料之參考，而只輾轉承襲，陳陳相因，故其製圖尤難確切。如：

(一)新疆省新設立之耳里橫設治局，本在本省之最北境，約當東經九十度與北緯四十八度半相交之地。有些地圖竟繪於新疆北部之中央，烏倫古河之北岸，與實

際相差六七百里。麥蓋提位於葉爾羌之北，在葉爾羌河之東岸，約當北緯三十九度與東經七十七度四十五分相交之地；然坊間本地圖，位置各異。布耳根原在新疆與蒙古邊界附近，而一般坊間地圖，不明所在，位置亦各自不同。甘肅新疆大路上之星星峽，本在新疆境內，距甘新界尙有四十里（註十四），而通常地圖有繪於甘新界上者，或竟繪於甘肅境內，其不可靠如此。其他如和闐臨玉隴喀什河之西，並未臨哈喇喀什河之東，而與墨玉隔河相望。莎車在葉爾羌之西南，未在其西北。烏魯克恰提在克什噶爾河之北岸，未在其南岸。凡此等等誤點，皆一般坊本地圖所常見者。

(二) 寧夏省之陶樂設治局，在平羅東南，隔黃河與之相對；坊本地圖則太偏北，與事實相差多至二百餘里。寧湖在省城之西偏北；坊間地圖則多繪於其南。紫湖設治局，按申報館出之中國分省新圖，在北緯三十九度以下，接甘邊之地，吉蘭泰鹽池即在其南；然觀一般坊本地圖，則將紫湖多繪在定遠營，吉蘭泰鹽池反在定遠營之西北，不知孰是？

(三) 四川省之洪雅，在青衣江之南岸，並未在其北

岸。懋功縣濱小金川。理藩縣在茂縣之西南，與汶川縣相距甚近，並不在茂縣正西。坊本地圖，每多誤之。

(四) 貴州省之后坪縣，當北緯二十八度四十五分與東經一百零八度十五分相交之地，在新設道眞縣之東北；坊間流行地圖，有在其西南者，常有誤焉。

(五) 西康之石渠縣，在雅礱江之西南岸；然坊本圖多繪於其東北岸。嘉黎在博藏布江（即實際之阿爾多河）之西南岸，不在其東北岸。此皆通常地圖中所常有之錯誤也。

(六) 其他綏遠省之武川縣，本在大青山之陰，坊刻地圖，則多繪於其陽。江西省之永修，坊本所繪，太偏於西，致南潯路本爲直線，成爲弓形。陝西之靖邊定邊二縣，逼近長城，然此等地圖，靖邊於長城之間，有白於山脈橫過之，更屬妄造。凡此種種弊端，皆一般坊刻地圖所常見者。

五 省界之錯誤

作圖本貴分界，尤以政治區域圖，無須自然區域圖之設有漸移帶，故其境界，尤宜正確明達。如是則各區境域，方合實際，各區面積，有所估計。但坊間通行之

一般本國地圖，對於各省邊界，既少精細考察，尤欠詳密研究，故多所錯謬之點。如：

(一) 青海省本爲圓形，西部較寬，正西有新疆之一部突入之。其西北角略成方圓形；西南境域，突入西藏境內，向南成一大弓形，將西藏之前藏，擠得形如一把切菜刀狀，刀頭向南，刀把向北。而坊本地圖反東寬於西，全省成一海棠葉形，西藏之前藏，反成南北長之平行四邊形，與實際情形相差太遠，可謂大謬。

(二) 西藏與新疆之界限本西部向南，東部向北，但通常地圖反多西部向北，東部向南。計西部界限，起於三十五度半之處，與實際尙合，然東部界線，本在三十六度半之處，該等地圖竟繪於三十四度以下，與實際相差六七百里，可謂誤人甚矣。

(三) 蒙古寧夏綏遠三省交界處，寧夏省境，有在蒙古與綏遠省間突出之一部，其南有綏遠向寧夏突出之一部成交錯狀。並不似坊間一般地圖所繪之整齊，蒙古寧夏界，與寧夏綏遠界，竟各成直線，或蒙古境域向南突出一部，皆不正確。此皆閉戶造作，不加實際探勘，或不據實際之參考材料，只顧妄自抄襲之弊也。

(四) 寧夏省僅黃河東岸極狹之一帶爲其省地域，餘概屬綏遠省。但坊本地圖，有將綏遠省鄂爾多斯沙地之西部繪入寧夏境者，與實際不合。

(五) 陝西北與綏遠界，普通坊本地圖，多以長城爲界。實則界限尙在長城外數百里，尤以東北角，竟直抵北緯四十度以上，與黃河曲折處相去甚近。並且長城之外，黃河之西，尙有一小部分，轄之於山西省，而坊本地圖多無之，甚誤也。

(六) 察哈爾省北與蒙古界，本中央凹下，並不整齊。又熱河省最北境，本在北緯四十五度半之處，去黑龍江省尙遠。然坊本地圖，則多繪至索岳爾齊山，將其最北端與黑龍江省相連；索岳爾齊山，遂爲熱察遼黑與蒙古之界山，一峯孤立，省界四出，觀之甚有趣也。

六 結論

話說到這裏，我又想到地圖之爲物，乃是描畫地面上之普通形狀的東西。換句話說，也就是表明地形的樣張。地形圖之要素，不外二則：一爲平面圖，即將地面物件，投影於某一比較表面上，而現其位置，形狀，種類者；一爲水準圖，爲現其地面之高低者；合此二者謂

之地形圖。如此，方能觀察某一地域之立體，及全部之配置，此乃地表之真面目也。但反觀一般坊本地圖，只有平面圖，而少水準圖，山澤原濕，既不能辨，而平面所繪，復乏精細審察，因之其圖多不正確。最顯著者，如江西廣東二省界上山脈，成爲長江與珠江分水之大庾嶺，其地形大部份皆在一千公尺以下，遠不及長江流域以內武宮羅霄諸山之高峻。其東之九連山，更低小渙散，殆不成脈。故尋常之所謂南嶺山脈者，在一般坊本地圖中，誠若甚顯，細察之實甚散漫，遠不及北嶺山脈之整齊，此蓋其侵蝕程度已較深故也。而此等地圖，雖用量滂線法，以山脈盡括地形，但蜿蜒滿紙，妄自造作，既不能顯示真相，反導讀者入於歧途。此坊間地圖之不精，影響於讀者一也。

坊間地圖，地形既不明顯，自然環境不易識別。然自然環境之與人民生活，其間又有交相之因果關係，非子然而孤立者也。自然環境之影響於人類生活，或爲直接的，或爲間接的。而其各種要素，又復自相因果，有連帶之關係。例如吾人之言地形，大致可分爲平原山岳與高原，其影響於溫度之寒暖也，水道之緩急也，土壤

之瘠沃也，各不相同。又如氣候之對於世界之文化，人類之行爲，一身之健康，以及溫度對於物產，雨量對於人口，其影響之深切，實爲自然勢力中之最偉大者。又如江海之發展交通與都市，水利之貢獻與工業，言水道在地理學上之重要，實與地形氣候，鼎足而三。夫貿易之盛衰，繫乎水路之交通；人烟之疏密，繫乎富源之開發；而水陸轉運貨物，集散之處，又必有都會興起焉。凡大都會，皆有其經濟之基礎，交通之孔道，街市之建築，風俗之流行，而其所以致此者，皆有其自然之趨勢，可以往復推尋者也。是故精細之地文圖與人文圖，須各具一副，參互對照，深密考究，則人地關係，不難由圖中觀察而得。然試觀坊本地圖，人文地文不分，又復粗具大略，人地關係之發生，藉圖觀察，自不容易。此坊本地圖之不精，影響於讀者二也。

1 參看翁文灝中國分省新地圖序，載於中國分省新圖，廿二年申報館出。並載方志月刊六卷九期，廿二年九月出版。

2 參看翁文灝四川遊記，載於地學雜誌廿二年。

3 參看任乃強西康圖經地文篇，載於新亞細亞八卷六期，廿三年十二月出版。

- 4 參看翁文灝中國山脈考，載於科學九卷十期，十四年十月出版；收入錐指集。
- 5 參看謝家榮陝北盆地和四川盆地，載於地理學報一卷二期，二十三年十二月出版。
- 6 參看鍾毓龍著新中華本國地理，下冊第一〇八頁，十八年中華書局出版。
- 7 參看實業部中國經濟年鑑地理篇，第B二十二頁，二十三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 8 參看翁文灝中華民國新地圖序，載於中華民國新地圖，二十二

- 9 年申報館出版；並載方志月刊六卷十期。同註四。
- 10 參看郭維屏著新疆之河流與湖泊，載於天山一卷三期，二十三年十二月出版。
- 11 同註八。
- 12 同註八。
- 13 同註七，第B五十三頁。
- 14 參看林競著西北叢編，第二二二頁，廿年四月神州國光社出版。

河北月刊

第四卷 第七期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封面 集唐儀鳳三年僧超生刻經字

- 本府委員段宗林近影
- 本省警務處處長李顯堂近影
- 定興縣北海亭
- 定興縣鹿忠節公就義處
- 保定人民公園風景
- 磁縣魏寶泰墓誌
- 定縣魏馬韶墓誌

- 政令 治蝗文告
- 紀實 本府委員會會議紀要
- 論說 論積穀制弊
- 國際簡評 保陽掌故雜考(三)補
- 陶樹 說端陽
- 報告 河北省禁烟概况及現行重要法令
- 河北省二十四年份推行地方自治經過概况
- 河北省石門義務教育進行現況

- 河北省廢除苛捐雜稅實施情形(續四卷五期)
- 河北省縣財建設研究院工作概況(續)
- 【專著】易經之價值與其中思想
- 大同學論(續)
- 為滄縣烈婦孺人徵詩文啓
- 舊館綴遺(此編記張文襄遺事不見於年譜及采錄
- 蒙疆史料
- 詩文之屬不載本集者(續第五期)
- 人考 定興鹿氏呈請增加鹿氏四專祠祀款紀實
- 物考 賀驥儕
- 夏疾驗方
- 文藝 稟痕錄
- 政聞 大事記(一月來之民政財政、教育、建設)
- 地方新聞
- 實業 蟲害防治法彙登
- 職業 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醫學院、農學院、
- 介紹 女子職業講習所本屆畢業生名單
- 統計 統計彙登

目價 每冊三角 零售每冊三角 訂閱三元 郵費在外

地學雜誌

二十五年第二期

本誌第一七七八期

目 要

- 宋元方志考(四續).....朱士嘉
- 長城關堡錄(續).....張鴻翔
- 中國產業地理(續).....高玉鐘
- 關於地震的水經注校定(續).....鄭德坤譯
- 歐洲旅行觀感記(續).....殷和英
- 辛普森博士關於冰期的新學說.....郭曉嵐
- 覓地運動(續完).....沐占鰲
- 德文譯本阿梨愛克伯爾之中國志(Khitayname)之介紹.....張星煊

追悼馬培棠先生

哀馬紹伯君

馬殿元

紹伯既逝世三四月，王崇武君以書來，謂顧頤剛先生以其爲禹貢撰稿最勤，出力極夥，當叙其生平以紀念之，因約余爲文以記其事；君在培德任教凡六年，余與君過從亦密，論公私情誼，又烏得無一言。

君家於滿城，性恭謙孝友，幼入私塾及滿城高小，聰穎篤實，極知用功，故每試輒冠羣兒。年十八，考入北平市立師範，在後期師範時，習文科，是時君年既稍長，讀書較多，益矢志爲學，日埋首於圖書館中。輒近學風浮靡，中學課程繁複，欲求一沈潛用功學生，蓋若麟角，而君獨岸然爲之，殆鐵中之錚錚者；以故校長李泰棻先生，國文教員施天侔先生，均於君特垂青睞。

君在北師卒業於民國十八年，時余方掌教保定培德中學，慨學風之日漓，哀文運之不作，每思羅致英俊，期於諸生國文，在中學時植其基，則他日入大庠後可引其緒，遂邀君講學培德，授初中一年級國文，吾與君之

交遊，遂亦於是開始焉。

君來培德凡六年，循循善誘，教督有方，諸生來請益問難者，莫不字釋句析，反覆啟迪，必疑難盡釋而後已；以故諸生均欣然向化。又於同事中獲交繆彥成先生，胡厚宣先生，後又以厚宣之介，結交顧頤剛先生。君課餘恒手不釋卷，間有造述，雖醇疵互見，然時多雋思。自識顧先生後，更稍稍以文字因緣，表暴於世。

君體質素弱，復以操心過勞，遂於二十四年四月染慢性腸結核症，同人力勸其休養，遂解去教職，然仍留校養病。君自患病後，神經感覺異常，每懼病勢沉重，因而於病况亦諱莫如深。同人中如有以病重勸其靜養者，適足以增其病勢，故見之者莫不以溫語存問，而君於已病則淡然若忘，反不留意。復不信西醫，又性躁急，服中藥一二劑不癒，輒另就他診，以是荏苒經年，病勢轉劇，亦君自致之也。迨今年四月間，君病骨支離，修立若鶴，望之惟兩目炯炯而已；然仍諱病如故。吾知君將不起，因婉勸其返里，俟小住數日後再返校，

果歸不數日而竟以病逝聞，嗚呼哀哉！

君兄弟共三人，家况極清苦，夫人金女士，以君之書籍均贈送培德圖書館，遺一弱女僅八月耳。文人困厄，何世無之，而如君者，尤可哀已。

馬紹伯墓誌銘

繆鉞

君諱培棠，字紹伯，滿城馬氏。祖某，父某，世業農。君幼穎銳而多病，居小學時，嘗患目疾累月，日坐講舍中，默聽潛識，年終課試，猶冠其曹。升學北京師範，士方悅新奇，君獨志古學，取校中經史恣讀之，假中或留不歸。民國十八年卒業，任保定私立培德中學國文教員，士經其指授者，讀書爲文，皆得途徑。中學校課勞，君獨於餘暇治學不怠，一燈靜讀，恒至夜分。性孤介，不善酬對，稠人廣座，訥無一言，肆應俗務，多見目爲迂闊。然當其考覈古史，辨章舊聞，羣籍紛陳，精思銳入，如大禹之治水，得其脈絡；及乎發抒心得，飛辯騁辭，義據通深，枝葉條暢，聽者不能難也。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卒於家，春秋三十，葬東固店村之祖塋。妻金氏，無子，一女尚幼。晚近三百年中，樸學昌明，皖

南吳越之間，大師踵生，流風遠被，而燕趙帝畿，反聲塵闕寂；惟大名崔東壁崛起僻鄉，與當代勝流，絕少還往，而精思孤詣，遂成考信古史之絕業，可謂卓爾之士矣。君覃研冥索，開徑獨行，與崔氏爲近，所著禹貢編製考六篇，奇思橫溢，咸有據依，使天假之年，所就殆不止此。君少喪父，家貧母老，有兩兄，天倫乖忤，非人所能堪。而君性柔厚，茹辛忍痛，內損日深，雖體弱不克永年，抑亦境遇所厄也。君於世寡合，而獨善鉞，治學旨趣，雖有異同，艱卓之操，實所心折。民國二十四年秋，鉞將遊粵東，君已臥疾，強起置酒爲別。君厭苦教課，思得閒職，肆力於學，鉞舊窺其隱，心許未言，方冀君疾稍瘳，得當以報；而一辭祖道，竟至撫棺，遺稿散亡，孤孳孑立，斯亦人世之至哀已。銘曰：苦心專壹，大樸含真；生今之世，乃與古親。胡豐其才，而厄其身？千載考德，視此貞珉。

清代文史筆記子目地理類索引第一輯稿(續)

國立北平圖書館索引組編

晉書地理志

- 晉書地理志之誤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餘錄中·四下
- 晉書沿襲之誤(地理志)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六·一五下
- 晉書地理志脫誤 孫志祖讀書怪錄三·一一下
- 晉地志與漢志異 王鳴盛蛾術編三八·五下
- 晉僑置州郡無南字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六·一四下
- 濟陽乃齊陰之譌(克)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六·一六上
- 任城國西晉嘗爲郡(克) 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下·一六下
- 西郡非漢置(涼)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六·一七上
- 青州脫北海郡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六·一七上
- 濟岷郡(青濟南注)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六·一八上
- 樂安國鄒縣(青)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六·一六下
- 湘州(前叙) 王鳴盛蛾術編四三·六上
- 秦始皇并天下置郡會稽九江三郡項羽封英布九江王盡有其地(揚敘)
- 梁玉繩督記四·一下
- 吳興郡脫一縣(揚)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六·一六下
- 吳興郡屬縣脫陽羨(陽羨條)(揚)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五·四下

陽羨(揚敘)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五·四下

交趾郡安定續漢志作定安(交) 梁玉繩督記三·一八上

宋書州郡志

- 宋書(州郡志) 顧炎武日知錄二六·一六下 黃汝成刊誤下·一八上
- 武陵郡甘陽(鄂)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上·一下
- 邵陵縣下誤(湘邵陵) 洪亮吉曉讀書齋二錄上·一四上
- 興古(寧)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五·九上

南齊書州郡志

南齊書州郡志殘闕(諸史殘闕條)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六·二一下

魏書地形志

- 魏書地形志殘闕(諸史殘闕條)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六·二一下
- 臺城(臺條) (定州鉅鹿郡)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四·一七下
- 兒寬碑(兗州魯郡魯) 桂馥札樸九·二三下
- 鄒山(兗州魯郡鄒) 桂馥札樸九·四上

剛城(兗州東平郡剛) 桂馥札樸九·三上

舊唐書地理志

街東街西(關內道京師) 王鳴盛蛾術編四〇·一四上

新唐書地理志

金蒲蒲當作滿(鞏州隴右道北庭都護府)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下·四上

宋史地理志

宋地理志據元豐 王鳴盛蛾術編三八·一一上

地理志之誤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七·四上

宋史地理校誤 王鳴盛蛾術編三八·一三上

分天下爲路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一·三下

祥符(京畿路開封府)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六·三上

東明(京畿路開封府)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六·三上

拱州(京畿路開封府考城)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六·三上

昌化(兩浙路臨安府)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六·三下

威州(成都府路)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六·四上

建福(廣南東路韶州)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六·四上

恭州(廣南東路梅州)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六·四上

賈陽(廣南東路英德府)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六·四下

肇慶府(及屬縣沿革) (廣南東路)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六·四下

博羅(廣南東路惠州)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六·五上

海康(廣南西路雷州)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六·五上

遼史地理志

瀋州之誤(宋史條) (南京道) 顧炎武日知錄二六·二六下

金史地理志

地理志與百官志違異處(札條)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中·一三下

地理志失載鞏昌府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八·二二下

元史地理志

元史不諳地理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九·一〇上

興德字誤(中書省上都路順寧府保安州)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九·一三下

三下

咸寧字誤(中書省興和路)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九·一三上

史部地理

總志

張晏地理記 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下·九上

元和郡縣圖志 王鳴盛蛾術編一二·一二下

元和志京兆府蓋屋縣周康王誤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下·六下

元和志潁州沈邱縣誤 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上·八下

元和志陳州誤 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上·八下

元和志儀州後漢于涅氏縣地置陽河縣誤 洪亮吉曉讀書齋二錄下·一六上

元和志定州深澤縣本漢南深澤誤 洪亮吉曉讀書齋二錄下·一六上

元和志河州漢陽魯山非大別山 洪亮吉曉讀書齋四錄下·一六上

元和志邵州邵陽縣改名誤 洪亮吉曉讀書齋二錄上·一四上

太平寰宇記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四·一上

寰宇記宋州宋城箕子冢 林春溥開卷偶得九·一〇上

寰宇記泗州盱眙所屬誤 洪亮吉曉讀書齋二錄上·一二上

寰宇記兗州曲阜九山(嶮水條) 桂馥札樸九·五下

寰宇記懷州懷侯 林春溥開卷偶得九·一〇下

寰宇記貝州武城縣夏禹七代孫芸封公子武 林春溥開卷偶得九·八上

寰宇記黔州沿革所本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上·八上

寰宇記黔州引蜀志黔安郡誤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上·八上

方輿勝覽 洪頤煊讀書叢錄二四·一七下

輿地紀勝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四·一下

禹貢山川地理圖 錢泰吉曝書雜記下·一二下

大明一統志 顧炎武日知錄三一·一二上 黃汝成刊誤下·三〇下 廣

佩校記·一八上

張公素(明一統志之誤) 顧炎武日知錄二二·二七上

王巨(明一統志之誤) 顧炎武日知錄二二·二八上

明一統志思南府治西明漢梓柯郡誤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上·六上

虎嘯城(顧氏方輿紀要四川)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一·九上

地方志 附京師宮闕

八府一州志書(江,鎮,常,蘇,松,太,嘉,湖,杭) 王鳴盛蛾術

編一二·一三下

吳郡詞經續記(八府一州志書條) 王鳴盛蛾術編一二·一六下

嚴州重修圖經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四·四下

乾道臨安志(八府一州志書條) 王鳴盛蛾術編一二·一九上

乾道臨安志 錢泰吉曝書雜記中·一二上

吳郡志(八府一州志書條) 王鳴盛蛾術編一二·一六下

吳郡志 錢泰吉曝書雜記下·九下

吳郡志沿革之誤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二〇·一上

陸甫知蘇州年月(吳郡志牧守題名)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二〇·七下

程師孟無知蘇州事(吳郡志牧守題名)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二〇·八

下

楊景略(吳郡志牧守題名)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二〇·九下

曹優(吳郡志牧守題名)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二〇·一〇上

剡錄 錢泰吉曝書雜記中·九上

紹熙雲間志(八府一州志書條) 王鳴盛蛾術編一二·一七下

琴川志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四·五下
 會稽志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四·二上
 會稽續志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四·三上
 赤城志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四·三上
 赤城志 洪頤煊讀書叢錄二四·一八下
 趙昕嘉定志 王鳴盛蛾術編七八·一三上
 淳祐臨安志 錢泰吉曝書雜記中·一二上
 景定建康志 (八府一州志書條) 王鳴盛蛾術編一二·一四下
 新定續志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四·五上
 咸淳臨安志 (八府一州志書條) 王鳴盛蛾術編一二·一九上
 咸淳臨安志 錢泰吉曝書雜記中·一〇下 又下·九下
 咸淳臨安志 (八府一州志書條) 王鳴盛蛾術編一二·一五下
 至元嘉禾志 (八府一州志書條) 王鳴盛蛾術編一二·一八上
 至元嘉禾志 錢泰吉曝書雜記中·九下 又下·九下
 金陵新志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四·六下
 金陵新志 洪頤煊讀書叢錄二四·一八上
 姑蘇志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二〇·二上
 武功志 錢泰吉曝書雜記中·八下
 朝邑志 錢泰吉曝書雜記中·八下
 大倉州志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四·六下
 江南浙江通志 王鳴盛蛾術編一二·一三上

江西通志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四·八下
 浙江通志 (江南浙江通志條) 王鳴盛蛾術編一二·一三上
 浙江通志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四·七下
 陝西圖經大荔縣李潤鎮 洪亮吉曉讀書齋四錄上·一〇下
 蘇州府志誤字 (豫甫知蘇州年月條)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二〇·八上
 章帖 (蘇州府志)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二〇·八下
 惠元祐事不足信 (蘇州府志)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二〇·一二上
 舊揚州府志儀徵醫士殷築高郵醫士袁體菴事妄 焦循易餘齋錄二〇·三下
 湖州府志 (八府一州志書條) 王鳴盛蛾術編一二·一八下
 福州府志職官誤處 林春溥開卷偶得九·三一下

附
 三輔黃圖 顧炎武日知錄三一·一一下
 水道 (以下各條均水經注)
 水經 臧琳經義雜記二五·一〇下
 水經注 王鳴盛蛾術編一二·九下
 水經鄒道元注 (戴震校聚珍版本 趙一清注釋本) (十五條) 孫詒讓
 札遂三·二二三下
 水經注經注相淆 焦循易餘齋錄一六·一二上
 水經注之誤 劉寶楠愈愚錄六·一八上
 水經注難盡信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一·四上

水經注避諱處 (魏書條) 顧炎武日知錄二六·一七上

精絕 (河二)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下·一〇上

河水四注引左丘明國語疑非 洪亮吉曉讀書齋四錄上·五下

沙音蔡 (河五渠水) 桂馥札樸七·二一上

壺關三老公乘輿誤 (濁漳) 梁玉繩督記三·二二下

拘河 (濁漳)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下·一一上

水經注大梁黧丘之誤 (滧) 顧炎武日知錄三一·一〇下

鄭聚 (伊) 洪亮吉曉讀書齋二錄上·一三上

千秋亭圭頭碑 (穀) 汪中舊學叢疑·一六上

阿陽郡 (渭一) 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下·一五上

太史儋言令七十歲而齋王者出焉 (渭三) 梁玉繩督記三·三上

水經注 (汝下澧水) 勞格讀書新雜識七·二上

馬援墓 (睢) 洪亮吉曉讀書齋二錄上·二下

東平王雲 (汶) 盧文弼鍾山札記三·二下

山陽蒙縣 (泗) 盧文弼鍾山札記三·二下

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孫為侯國 (沂) 洪亮吉曉讀書齋四錄上·七下

濞蕩 (巨洋) 梁玉繩督記三·二七下

義熙十五年銅鐘事失實 (沔一) 洪亮吉曉讀書齋四錄上·一四上

項伯家 (沔一) 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下·八上

海鹽縣改名誤 (沔三) 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下·一八下

潛水 桂馥札樸七·七上

富陂縣誤 (淮) 洪亮吉曉讀書齋二錄上·一三下

漢武帝分穀熟置亭誤 (淮) 洪亮吉曉讀書齋二錄上·一三下

清水下注引傳記雜說之謬 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上·一二上

龍令 (江一) 盧文弼鍾山札記三·三上

宜都記 (江二) 臧琳經義雜記一九·七下

暨縣注誤 (延江) 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下·一五下

九德究 (溫) 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上·一九下

贛水注引劉澄之說誤 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上·一八上

古迹

吳地記 (八府一州志書條) 王鳴盛蛾術編一二·一六上

吳地記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二〇·一下

鹽官改縣誤 (吳地記) 洪亮吉曉讀書齋二錄上·八下

茅山志 洪頤煊讀書叢錄二四·一八下

雜記遊記

南方草木狀 (明放宋百川學海本) 孫詒讓札迻一一·二三上

會稽三賦 錢泰吉曝書雜記下·九下

中吳紀聞 (八府一州志書條) 王鳴盛蛾術編一二·一七上

中吳紀聞 洪頤煊讀書叢錄二四·一八上

耐得翁 (都城紀勝)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七·一三下

夢梁錄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四·一四下

周處風土記係宋人偽作 林春溥開卷偶得一〇・一四下

西遊記 汪師韓談書錄・三四下

西域記 王鳴盛蛾術編一二・二〇上

劉道真錢塘記(輯本) 勞格讀書雜識六・二上

地理二

通論

古今分地 陳祖范掌錄上・三六上

四海 顧炎武日知錄二二・一上 黃汝成續刊誤下・二上 黃侃校記・

一一上

九州(四海條) 顧炎武日知錄二二・一上 黃汝成續刊誤下・二上

九州 顧炎武日知錄二二・二上 黃汝成刊誤下・九上

州有大名小名之別(九州條) 顧炎武日知錄二二・四下 黃汝成刊誤

下・九上

郡縣 顧炎武日知錄二二・六上

郡縣 趙翼餘叢考一六・八下

郡國太守刺史治所 王鳴盛蛾術編三八・三上

史書郡縣同名 顧炎武日知錄二〇・二七上 黃汝成刊誤下・七上

郡國改名 顧炎武日知錄二〇・二八下

避諱改郡縣名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一・一三下

屬縣 顧炎武日知錄八・四上

府 顧炎武日知錄八・五下 黃汝成刊誤上・一二上

分天下爲路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一・三下

省 趙翼餘叢考二七・二三上

直隸省 汪師韓韓門綴學四・一七下

直隸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〇・一二上

州縣界域 顧炎武日知錄一〇・四上 黃汝成刊誤上・一六下

州縣疆界之不相統屬(州縣賦稅條) 顧炎武日知錄八・二下 黃汝成

刊誤上・一一下又一二上 黃侃校記・四上

都 顧炎武日知錄二二・一三下

邑(都條) 顧炎武日知錄二二・一三下

都鄉 顧炎武日知錄二二・一五下 黃汝成刊誤下・一〇上

鄉里 顧炎武日知錄二二・一五下

鄉都圖 趙翼餘叢考二七・二二下

圖 顧炎武日知錄二二・一六下

圖 胡鳴玉訂譌雜錄一・九上

亭 顧炎武日知錄二二・一七上 黃汝成刊誤下・一〇上

社 顧炎武日知錄二二・一九上 黃汝成刊誤下・一〇下

內旗外旗之制 姚瑩識小錄四・一上

以年號爲州縣名(又爲府名)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七・一一上

地名從省(官名地名從省條)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六・二二下

數地名連合之簡稱(割并年號條) 顧炎武日知錄二〇・二三上

分野 胡鳴玉訂譌雜錄二·一上

心爲宋分野 汪中舊學著疑·六上

記九州地理諸書之優劣 洪亮吉曉讀書齋四錄下·四下

志書 汪師韓韓門綴學四·一七上

地方志用古名 姚範援鶴堂筆記重刻本四六·二上 又刊誤·二八下

謂地志不可用古名太迂 王鳴盛蛾術編一二·一九下

地氣寒熱 姚瑩識小錄六·七上

水土與人民氣質 林春溥開卷偶得一〇·五上

通論歷代地理

舜十二州(九州條) 顧炎武日知錄二二·四下 黃汝成刊誤下·九上

商代諸都邑(文王三亳阪尹條) 王鳴盛蛾術編四四·一六上

三大遷(殷商遷都) 趙翼陔餘叢考一七·一上

東西周 趙翼陔餘叢考一六·三上

春秋數地同名(地名條) 顧炎武日知錄四·四二上

春秋晉國地理沿革(唐條) 顧炎武日知錄三一·三三下

春秋晉滅狄之次第(昔陽條) 顧炎武日知錄三一·三八上

鄭國處留辨(武億撰) 桂馥札樸六·三八上

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攷 宋翔鳳過庭錄九·一〇上

七國都 王鳴盛蛾術編三七·二一上

戰國魏稱晉(晉國條) 劉寶楠愈微錄四·一上

秦魏必爭之地惟河西爲要 王鳴盛蛾術編四〇·五下

秦郡數 梁玉繩督記三·三下

秦郡數 洪亮吉曉讀書齋二錄上·一六上

漢十三部 王鳴盛蛾術編三八·一上

漢初分郡之大 趙翼陔餘叢考一六·一五上

省并朔方(漢) 王鳴盛蛾術編三八·二下

西漢郡治在第一縣(濮陽無鹽條) 洪頤煊讀書叢錄二一·一三下

漢地理志縣名相同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一·一七下

建武以後增置之郡縣 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下·四上

後漢縣名相同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一·一九上

貴州漢時縣地極大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上·八下

漢侯國 顧炎武日知錄二二·一三上 黃汝成刊誤下·一〇上

三國疆域 王鳴盛蛾術編三八·四下

許鄴洛三都 王鳴盛蛾術編三八·三下

三國蜀地 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下·八上

湖北三國時代形勢 姚範援鶴堂筆記重刻本四九·五下

晉僑置州郡無南字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六·一四下

南北朝地理得其大槩亦可 王鳴盛蛾術編三八·六下

隋鄜州置郡 王鳴盛蛾術編三八·七上

唐改郡爲州 王鳴盛蛾術編三八·八上

外官要領惟採訪節度二使(唐) 王鳴盛蛾術編三八·八下

唐貞觀開元間西邊疆域所至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下·四下

唐縣名相同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一·一九下

唐韻載唐州名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一·五上

汴京始末 趙翼陔餘叢考一八·一上

宋縣名相同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一·二〇上

元時疆域之大 趙翼陔餘叢考一八·九下

元初十路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九·二一上

元州縣名相同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一·二〇下

前明有兩北京 趙翼陔餘叢考一八·一七下

明縣名相同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一·二一上

答周書昌論山東地脈書(山脈及水道) 桂馥札樸九·三〇上

江浙地勢(八府一州志書條) 王鳴盛蛾術編一二·二三下

四川貴州界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上·三上

滇游續筆 桂馥札樸一〇·一上(全卷)

山水脈絡(雲南) 桂馥札樸一〇·一下

黔中錄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上·一上(全卷)

貴州四川界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上·三上

貴州各府分界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上·四上

塞外錄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下·一上(全卷)

回部 汪師韓韓門綴學四·二三上

新疆兩路形勢 姚瑩識小錄四·一一上

西藏 姚瑩識小錄四·一四下

山名考釋(依筆畫簡繁爲序)

千佛山 桂馥札樸九·四上

大別山 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上·二下

女郎山 桂馥札樸九·五上

中嶽 梁玉繩督記三·八下

六盤山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下·一上

天山異名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下·一〇下

北平山(張道陵條) 惠棟松崖筆記三·一三下

成山(勞山條) 顧炎武日知錄三一·四九下

宋雅州嚴道縣 周公山 山名所本 梁玉繩督記七·二三下

昆侖山 洪亮吉曉讀書齋二錄下·五上

社首 顧炎武日知錄三一·四五下 黃汝成刊誤上·二下

嘉祥縣 南武山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九·一三上

南嶽衡霍二名 汪師韓韓門綴學續編·七上

思印山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上·八下

泰山高四十里 桂馥札樸九·一二上

胥母山 汪師韓韓門綴學五·二下

秦嶺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下·一〇下

馬鞍山 王鳴盛蛾術編七八·一一下

豹子崗 桂馥札樸九·五上

勞山 顧炎武日知錄三一·四九上

焦山 劉寶楠愈愚錄六·一九下

華山仙掌 陳祖范掌錄上·三七下

葛嶧山 洪亮吉曉讀書齋四錄下·一六上

龍山 桂馥札樸九·四下

羅平山 桂馥札樸一〇·二下

水道及水名考釋（除前七條外，餘依筆畫簡繁爲序）

河渠 顧炎武日知錄一二·三〇上 黃汝成刊誤上·二一上，續刊誤

上·一一下 黃侃校記·七上

潮信 顧炎武日知錄三一·三一上 黃汝成刊誤下·三二上

三江 陳祖范掌錄下·三上

四瀆 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上·九上

五湖 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上·七上

九河 孫志祖讀書歷錄一·八下

魯國諸水 洪亮吉曉讀書齋四錄下·一一上

三岔河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上·二下

『上江』下江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一·一上

下江（上江下江條）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一·一上

丹江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上·二上

布爾噶西淖爾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下·五下

汜水之陽 臧庸拜經日記七·八上

汜澤 臧庸拜經日記七·六下

伊犁河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下·八下

『曲江』漢時本名曲江 姚範援鶴堂筆記重刻本四九·一一下

『曲江』濤 劉寶楠愈愚錄六·二〇上

汜水 臧庸拜經日記七·四下

汾水橋梁（太原條） 顧炎武日知錄三一·三九下 黃汝成刊誤下·三

二下

『沂』泗交流 桂馥札樸九·二下

『沂』泗合流 洪亮吉曉讀書齋四錄下·七上

『沅水』一名清江 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上·一三下

沌口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一·一一上

秀水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一一·一三上

和州麻湖 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下·二下

松江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二〇·二下

泗（淮泗入江條） 惠棟松崖筆記一·九上

『泗』沂合流 洪亮吉曉讀書齋四錄下·七上

冷水 洪亮吉曉讀書齋二錄下·一一上

出河之『沛』 王鳴盛蛾術編四八·一五上

孟濱河 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上·五上

舒州『長江』之險 姚範援鵝堂筆記重刻本四九·四上

南旺分水 汪師韓韓門綴學五·三〇上

昂吉爾圖淖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下·六上

洮水 洪亮吉曉讀書齋四錄下·一一二下

洮水有五 洪亮吉曉讀書齋四錄下·一二上

防水 桂馥札樸九·五上

圃田(汜澤條) 臧庸拜經日記七·七上

折 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上·一二下

海塘(錢塘) 汪師韓韓門綴學續編·三〇上

涇水 洪亮吉曉讀書齋二錄下·一一二下

烏江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上·二下

牂柯江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上·五上

梁山樂 汪師韓韓門綴學續編·一三上

『淮』泗入江 惠棟松崖筆記一·九上

『淮』河相引通(河淮條) 劉寶楠愈愚錄四·一三上

清水 洪亮吉曉讀書齋二錄下·一一二下

豚水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上·五上

魚梁 桂馥札樸九·一〇上

貴州『渭水』有二(二條)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上·四下

疏勒水 洪亮吉曉讀書齋初錄下·二三上 三錄下·三下

疏勒泉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下·一下

都江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上·三上

『河』淮(黃河) 劉寶楠愈愚錄四·一三上

河源(黃河) 汪師韓韓門綴學四·二四下

河源(黃河) 王鳴盛蛾術編三九·一九下

河徙(黃河) 孫志祖讀書徑錄五·二下

河流九曲(黃河) 林春溥開卷偶得二·一一上

春秋戰國之『黃河』 林春溥開卷偶得七·二〇下

鄒水 洪亮吉曉讀書齋四錄下·一一二下

精河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下·五下又一〇上

齊七罕河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下·六上

潛水 洪亮吉曉讀書齋四錄下·一二上

熱海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下·一上

嶮水 桂馥札樸九·五下

濡水有五 洪亮吉曉讀書齋二錄下·一〇下

灘水 顧炎武日知錄三一·四八下 黃汝成刊誤下·三三上

賽里謨淖爾 洪亮吉曉讀書齋三錄下·五下

鑑湖本通潮汐 洪亮吉曉讀書齋二錄上·一上

灤水 桂馥札樸三·一上

通訊一束

一〇〇

韻剛吾師大鑒：敬啓者，來教誦悉。東三省沿革表當如期做出。茲將檔案自開始選擇以來所得，舉其最重要而可爲單獨問題之研究者，爲吾師言之：

一邊疆檔：此項檔案包括東三省，熱，察，綏，外蒙古，新疆，西藏，雲南，四川，廣西等地域，約二三千件。

一海防檔：此項檔案包括奉天，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省分，皆係太平天國亂後，甲午戰爭敗後，中國政府對於沿海等省重新布置海防之檔冊，亦有二三千件。

一遣犯檔：有清一代人命決於帝王，以故每年死於法律之死刑案件爲數並不多，因之對於囚犯多半採取充軍實邊之政策。此種檔案頗值得吾人注意：一則對於吾民族如何向外發展之歷史有關，二則各省解犯往邊地時之月數及道里皆有紀錄，於地理頗有參攷之價值。

一糧價檔：中國物價史，以生所知，尙無有也。在某一時代，中國全國各省之糧價的地理分別如何，渺不可知。今光宣兩朝居然有此種檔案，至可注意。一則此種檔案皆係各省根據府州縣向地方政府呈報之件，故至少有地方性存在；二則不但內地十八省皆備，甚至於邊疆各省亦皆有之，甯非幸事！此種檔案爲數甚多，

約三四千件。

一機器檔：歐洲地窄人多，激起工業革命；中國地大物博，與物無競，工業落後。至清季始覺悟機器之重要，中國欲不亡，非與工業不能與列強競。今者我國之工業已略有可觀，其嚆矢即清季之西洋機器也。然此種史料甚爲缺乏，友人某君研究中國工業史七八年矣，曾爲此種史料南訪關於曾文正張文襄所創辦之江南製造局及所購置之西洋機器等遺聞，然所費不貲，所得蓋寡。今此項檔案中不但江南製造局冊甚多，且又發現各省之機器製造局檔案，豈非希有之材料！

一鐵路工程檔：鐵路亦肇於清季，此項史料頗不易得。今日研究鐵路者，甚至對於清季各種鐵路借款尙聚訟不決，何況其他！今者此種檔案不僅包括有清各種鐵路之工程，而且皆一一開明經費暨借款之來源，地段之置購，各種工程之設備，以及行政開支等項，殊爲貴重之參攷史料。

一洋藥釐金檔：以武力售鴉片毒物於華人，此歐人與中國正式發生關係之開始也。中國既力不能維持正義，鴉片戰後國力已虧，太平天國又乘之，於是產生釐金等稅。惟清季洋藥之地理的分布情形，各省釐金之實際數目，實在狀況，至難得正確之解決。今檔案中此種問題皆得其解決之途，亦爲稀有之材料。

一陵寢寺廟檔：帝制統治一國，亦必有如何使人民對其起尊敬及馴服之政策。皇帝，皇后，妃嬪，公主，侯王等之陵寢，與夫京

師暨各省之廟宇，寺觀等類，即此項政策之一。吾人欲明瞭此種政策的各種設施之實際制度，解答其玄妙之關係，又非有此種真實檔案之參考不可。此類檔冊約有三四百冊左右。

以上各類檔案皆比較特有者。此外普通之檔案如各省所有之田賦，戶口，漕運，白糧，雜賦，雜稅，各項課稅（如茶課，鹽課等），河工，倉儲，暨中央各衙門之各種奏底稿簿，皆為一有遠大計畫，而對於地理問題作進一步研究之學術團體所必須有者。

由是觀之，此項檔案之價值實出乎吾人意想之外，其為稀世之珍品無疑。且前項所舉不過就其大者而言，倘吾人再分析言之，則其可以研究之題目不可以勝計。如蒙古之馬市（各省赴口北邊地買馬之檔冊），東北各省之貂獮，人參，鹿茸，新疆之中俄貿易（陳懋恒女士現已整理一半），西南各省之土司制度，四川與西藏之交通及地理（青海，西藏檔案約有三四十冊左右），不可以勝計也。

或謂清季財政敗壞，從而對於此項檔案價值似有懷疑之意。然吾人以爲中國之重大變遷始於鴉片戰爭以後，此重大時期之檔案自有重大性，所不待言。且所謂財政腐敗者，或但就其國家貧窮之一點而言也。倘就財政而言，則困窮而思所以開源節流之道，仍不失其重要性。況清季如德宗者，乃一勵精圖治之君，而吾人之所重者又不僅限於財政耶！

檔案之價值，吾人既無疑，惟生尙有一愚昧之見，欲爲吾師言者，即檔案必須多購是。一者書本可以在圖書館參考，可以在書舖購得，檔案則失此良機，不可再得。二者此項檔案爲故宮文獻館，北大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所無。三者爲本會地位計，上述三機關爲今世學術界所重者亦因其有檔案也，則本會得此檔案亦將與三機關並重。且生之所以必須多購之理由，尙在於研究問題之一點。以邊疆海防而言，省分如是之多，一省不選即感不全；以其他有關問題之檔案而論，一件不選即不能窺見其問題之全豹。以此之故，願吾師多籌的款，即行購置。不知吾師之意如何？

生自本月二日下午開始選擇以來，已有二旬，至今尙未選完。雖生早出而暮歸，仍不能求速達（再須三四日才能完）。其理由一則選擇之標準力求其有用，故選擇時不得不細心。二則選擇之方法必以類的分析，時的分析，每完一省，然後對於每一類之檔案加以細心之考察，以觀其是否可以作某項問題之研究。此種方法自稍費時，而爲有用計，不能不如此。例如海防檔案，初視之不過各省兵馬冊，普通皆以爲無用，而生分省分類分時以後，始發現其爲太平天國之亂平後，中日戰爭以後，整頓海防之檔。又如各省遺犯檔，馬市檔，西藏檔（西藏檔多在四川檔中發現之），不用此種方法即不能覺察。三則自生開始選擇一星期後，即有其他機關以四毛一斤之高價來與我方競買，以是又不得不費時與書舖方面交涉，使此種工作得以順利進行。（競買之團體有三處，現已約定，非待本會選定後，他方不得參加選擇，以我方與書舖成交在前爲理由也。）

檔案已搬回紅羅廠一部。三四日選定後總共有若干斤，現尙不可確知，約計之當在三千五百斤上下，需款九百四十餘元（每斤二毛七分），

超過吾師所允許一千斤之數目實多。希吾師竭力籌款備購，不勝期望之至。

檔案搬入會中時，存於北房，南房漏濕，深恐漫漶（北房近來時常漏雨）。同時並請吳先生保管，任何人（當然生亦包括在內）皆不許將檔案借出院外，吾人尤須以身作則。一切皆待吾師北旋後決定之。

檔案搬來後第一步工作即爲做卡片（每一件檔案一張），以分類編目。其卡片如何寫法，用何方法分類編目，生前在中央研究院時曾做出一種比較有系統之方法，現在社會科學研究所所有檔案分類卡片目錄皆牛所做者。此種方法曾得歷史語言研究所檔案管理人李光濤先生之稱許；其後故宮文獻館方面亦採用之。生意在目前未有更良善之檔案分類編目法以前，不妨仍採用生之方法，做卡片分類編目。其法只需吾師指定書記一人，高中程度，聽生指示，即可進行。生於檔案至感興趣，深願在師訓導之下負全責，使其盡善盡美，以期不負吾師之期望。

勿此，敬請教安。

學生趙泉澄敬啓。七月二十三日。

一〇一

頤剛我師：

業近日對於東北移民史之研究，甚感興趣（因探究墨姓之來源而起），惟對於箕子封朝鮮一事，頗生疑問：謂此說絕不可信邪，則箕氏朝鮮之箕姓從何而來？且殷人之神話傳說何以與東北諸族之傳說甚相似（再徵以『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之語，則殷固與海外民族有關）？謂此說可信邪，又何以不見于先秦書？曾以此點，詢問繆鳳林先生，繆先

生答書頗詳，茲錄其說如左：

『易』載『箕子之明夷』，與『箕子封朝鮮』至多僅有或然之關係（此或然之程度且極淺）。當商之被滅于周也，因周人興于西北故，商人子遺逃或退而至東北，此極自然之事。然箕子是否在內，又初至東北時，是否即渡鴨綠江而入朝鮮境，則其事無從斷言。今所可斷言者，箕子不在內，而此至東北之殷民後裔實嘗懷念箕子，且奉箕子爲遠祖，此其一。殷民初至東北，縱不出今遼寧省之外，而數傳或十數傳之後，則確已移入今朝鮮之北部境內，而朝鮮原有之土著，則受其壓迫而退處半島南部，此其二。惟然，故漢人傳箕氏王朝鮮，箕子去而至朝鮮，及箕子化朝鮮之說。（此種傳說皆由漢通朝鮮後由朝鮮傳入，戰國之前，中國並無此種記載。）觀殷人尙白，今朝鮮尙白之俗猶然。他種證據尙多，上之推論，理或然也！至在朝鮮境內發現之古物，無西周時代之物，商代遺物更絕無發現（當李朝中葉，箕子裔曾掘地得石函，函內有鮮子氏所述帝王遺事記一書，載箕子以後五十王之統系事業，僞造不可信）。自戰國以降則頗有之，漢代遺物則稱極盛焉。又戰國時代之物，發現于遼寧省之境者亦較在朝鮮境內者爲多。皆足證中國境內人民與文物之至東北，及由東北而入朝鮮，爲一繼續不斷之潮流（因避亂故，因謀發展故，因謀生故，其因亦不一）。世徒執一箕子封朝鮮之說，歷史事實初不爾爾也。

據繆先生說，箕子封朝鮮事不甚可信，但周代時殷民蓋已有移至東北

者。中國境內人民與文物之至東北，及由東北而入朝鮮，為一繼續不斷之潮流。其說合于歷史演進之例，似可信！則箕子封朝鮮之事雖或偽，而中國人民在甚古時代已至東北入朝鮮則不偽。日人謂「朝鮮古與中國無關」，「東北不得為中國領土」，其說何其武斷邪！又考北周書怡峯傳謂怡峯本姓默台，祖居遼西。默台即墨台，亦即目夷，而目夷氏為宋公子目夷之後；是春秋以後尚有宋人至東北之事。又孤竹國君姓墨台之說或可信，因墨子或為齊人，故墨子書載其「南遊使衛」，魯在衛東，宋在衛南，並不得云「南遊」也。考齊國即墨有墨山，墨水，九州要記云，「墨子居墨山」，或墨氏本居東北，其一支越海而至齊也。上兩說無論從何一說，皆可證殷民與東北有關。

草此，敬請尊安！

童書業拜上。八，十四。

一〇二

顏剛師：

拙作盟津補証（載禹貢第五卷第二期）引尚書大傳引逸偽泰誓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今檢陳壽祺輯本尚書大傳「盟」作「孟」，陳輯文本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所引。又御覽三百三十九引桓譚新論亦曰，「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盟」亦作「孟」；蓋皆後人妄改古書之文，決非大傳新論原文如此。趙岐孟子注引書即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盟」不作「孟」，此蓋逸偽泰誓之本文。史記周本紀亦作「盟津」，並可為証。惟前文應改「尚書大傳引」作「孟子趙岐注引」耳。

艸呈，敬請尊安！

童書業拜上。八，十八。

一〇三

道翰先生：

相距咫尺，未獲聆教，為歉。

在禹貢通訊欄中，兩讀閣下之文，議論甚確，至佩。

鄭和七使西洋之原因，一為宣揚國威，一為蹤跡建文，本屬事實。若謂為發展國際貿易，未免附會。明太祖經營天下三十餘年，國內早已富庶，靖難師抗戰三年，雖稍損元氣，然未遽至四海困窮。成祖即位後，討安南，征北虜，營建北京，力役遑遑，未見因困窘而罷，何曾藉國際貿易而謀救濟？且鄭和七使西洋，多齎金幣賜諸番，金為金銀，幣為綺帛（如此解釋不錯），既以金銀綺帛賜諸番，但不聞鄭和曾取諸番重貨相載而歸，代價安在？此項國際貿易，徒見賠本而已，何利之可圖？其非當時國家所采政策可知也。

至後來市舶司之設，乃海外諸國多藉進貢為名而邀賞賜，往往貨物所值無幾，而賞賜者則數倍其值，于是外夷以有利可圖，相率而來，實使真偽難辨，生事啓釁，實繁有徒，不得已乃頒勅令以辨其真偽，設市舶司以驗其貨物，此乃當時嚴禁外夷邀利之制也。若以市舶司之設為當時國際貿易之制，則反賓為主矣。以為然否？關於此事討論，一時不能盡，容有便，當詳陳之。

專此，敬頌著安。

弟李普華謹啓。七月十八日。